



寬政癸丑發兌

明 吳興凌稚隆原本

春秋左氏傳評林

有文堂藏
翻刻必究

日本西播奧田元繼輯著

余沒後貽諸子賀乃父手澤存者不

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不佞么膺輒不自分妄校史漢業已竣事矣迺
壬午滂游湖海瀟然道次偶出笈中所習春秋
左傳者數種檢閱一過則念其章句未及節分
注釋未嘗統貫而諸儒博議籍者茂從康萃一
楮而會通之俾讀者一日無留憾也於是復不

自分役志編摹竊義則如測言所擬掇述則如
 凡例所條悉本成說者什而二三參酌胸臆者
 什而七八稿既脫而覆錄校方徧而更研荏苒
 寒暑五更于是題曰春秋左傳評林測義較昔
 所輯史漢董董究心品隲焉者勞瘁逕庭矣願
 不佞慚非忠臣謬成左僻豈曰良工徒焉心苦
 猥不鏡機馬蹄湯爾嬰女情鷄肋閱覽先生儻曰

以蠡測海是夫奚庸嘒嘒為則不佞不敢詭曰
 非知己者

萬曆戊子仲夏朔日吳興後學凌稚隆以棟父
 識於水霞館之枕石所



左傳評林 春秋左氏傳序

清古榕方廷珪
伯海父 評點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 輯校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之本記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也

事者

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

以事繫日

繫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日而以此事

故以事綴於

以日繫月

每月有三十日故以月綴于日

以月繫時

四

各有三月故

以時繫年

一年有四時故以時而綴於年

所以紀遠近

別同異也

凡此所以紀理年月遠近而分別事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

史官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

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是事端所以先表顯

其年以為事

年有四時

年有春夏

故錯舉以為所記

會九是也
自故史至名也故

謂之春秋釋命名之義

自周禮至史官王朝之史

自掌邦至之志志記也吉凶各相赴

告故曰達

自諸侯至國史列國之史

自大事至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曰牘

自孟子至經也聖人一部春秋根據

處故曰其義則丘竊取可知聖人原

是以盛周之典禮正衰周之諸侯大夫非是自家臆斷

不過以布衣代天子行其褒貶而已

之名也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為史記之名蓋言春則可兼夏言秋則可見冬

周禮有史官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史官是天子之名于四方史官大事書之於策策即簡編也連編諸簡故名

事簡牘而已簡牘也以竹為之牘版也以木為之小事如傳之所紀是也子季曰

楚謂之檮杌檮杌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憐匹也楚國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錯舉

其實一也三者其名雖異其實為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晉大夫

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象辭之辭文王作彖辭

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易象春秋是文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禮而見此二書

自而志至遺制即

考謂校勘也真者

因之偽者改之

而志其典禮

志謂記識也合典法

者褒之違禮度者貶

之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使舊典

下以明將來之法

使

其教之所存

謂名教善惡

文之所害

若文無褒

則刊而正之

則刊削舊策改而

以示勸戒

則刊削舊策改而

以示勸戒

則刊削舊策改而

以示勸戒

則刊削舊策改而

以示勸戒

則刊削舊策改而

以示勸戒

自其教至所害即

自則刊至改也此

文之無害于舊章

者數言通指春秋

中之筆削大意

皆用舊

史之文

詳畧

不必改也

故傳曰

辭有

自故傳至善志見

左傳昭公三十年

自又曰至之志志

全誌與上達四方

之志志字全與下

丘明之志志字不

全

自仲尼至仲尼以

周公之志

傳言善志者蓋周

仲尼從而明之

傳言非

聖人孰

能脩之善孔子能脩

春秋使之昭明也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程子曰左

丘明古之

聞人也孔子嘗稱其耻于巧言令色當是孔子之前

輩不應序事至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丘明受經

於孔子而作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左氏以為經者

傳恐未必然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左氏作傳解經或先經

之書也

或後經以終義

或後經為文以終

或依經以辯

或依經之言以

或錯經以合異

或錯經為文以

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

義而發明春秋五例之所重者

舊史遺文

春秋多有舊史遺餘

畧不盡舉

則左氏畧

非孔子修改

身為國史

漢藝文志云左

丘明魯史也

躬覽載籍

言

非孔子修改

身為國史

漢藝文志云左

丘明魯史也

躬覽載籍

言

非孔子修改

身為國史

漢藝文志云左

丘明魯史也

躬覽載籍

言

非孔子修改

身為國史

漢藝文志云左

丘明魯史也

躬覽載籍

言

非孔子修改

身為國史

孔密曰左丘明魯太史
仲尼受經於左丘明也

三專平本序

三

上示勸戒。勸戒氏躬親觀覽魯史所載之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傳。故春秋所在其義務詳。

自舊史至盡舉申。上不必改。此則經備言之。其文綴辭不迫切。其肯遠。而其意。將令

所有傳所無者。此段舉全傳大意。言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意。欲使學者推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令平聲。要平聲。

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其所窮。却因枝葉而究。極根本之所窮。

優而柔之。言左氏富博其文。使自求之。使學者自求。以寬舒學者之心。

饜而飶之。又精華其大義。以飽足。使自趨之。使學者。學之好。飲于顧友。使自趨之。自奔趨。

若江海之浸。譬如江海以水深。膏澤之潤。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也。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怡然喜悅。而然後為得。故學者之心。渙然。怡然理順。衆理皆順。

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體。此一節說舊發也。然後學者真。其發凡以言例。

也。有所得也。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體。此一節說舊發也。

例也。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

經國之常制。言此凡例。非是左氏以意作傳。而說周。仲尼之經。蓋是經理國家之常制也。

公之垂法。以其皆經國之常制。故史書之舊章。言周。垂法。載于史書。舊章者。本如仲尼作

此非仲尼作經。方制此禮也。仲尼從而修之。經不。曰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從而修明之。平。以成一經之通體。脩而明之。故

通體由此。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曲。而說新也。此言左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若微而隱

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之。類者。○闡。皆據舊例而發義。例而起發經義。指行事

以正褒貶。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春秋之。諸稱書不。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春秋之。諸稱書不。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春秋之。諸稱書不。

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白之類。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

數。千序文後總例之。秋所書皆依周公之舊例。左傳則據

例以務明經旨。其言凡處皆是例。見

味工夫。自若江至之潤精。自渙然至得也。因

全。經本意。下數句義。味工夫。自若江至之潤精。自渙然至得也。因

沐工大於傳中求。經本意。下數句義。味工夫。自若江至之潤精。自渙然至得也。因

全。經本意。下數句義。味工夫。自若江至之潤精。自渙然至得也。因

自皆經至通體如朝聘會葬逆如之類皆是常例

自其微至闡幽顯者微之幽者闡之

裁或義類裁謂筆削

自皆據至發義如下所云五例

注其七類但上稱字亦是一類應為

入類但類亦不止此。稱不稱未同

盟則不稱名已同盟則稱名師多將

賤則稱師不稱將師少將尊則稱將

不稱師之類書不書如城中丘書不

時邾子克未王命不書爵只曰邾儀

父之類先書如隱二年宋督實先殺

大夫孔父後弑君經則先書弑君後

弑大夫孔父之類以其先有無君之

心也故書僖公五年晉滅虞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其貪也不言如段不

弟故不言弟之類自皆所至新舊從

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皆所
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皆所
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
發明經中謂之變例以發凡九是正例故知然亦有史
之大義也

所不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元來不書正合仲尼
之意遂即以為義不復增改者

此蓋春秋新意此結上文而節之意謂仲尼刪改舊
史以成變例與夫舊史不書不復增

改者此二條蓋故傳不言凡言左氏于春秋新意皆
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

也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委曲
而通暢其意也○暢既亮反其經

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也此一節說經無義例也
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非必皆有褒貶之義

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
書之無得失之可議者則傳直言其

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其非例也
指歸趣向而已○趣娶非例也非褒貶
之例也故

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而
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發例一曰
微而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文見於此辭

微而起義在彼義之所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

梁之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
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

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見

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

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

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

左傳句解

卷四

重在夫人故不稱叔孫只稱僑如是舍族也

梁公僖公十九年

梁公傳曰不書其人自取之也梁本

為秦滅今不書滅梁之人因梁伯好

土功詭言冠至致民驚潰自為秦擒

故不罪秦仍罪在梁

自城緣至是也僖公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本為遷杞傳懲惡所以不書其人

有缺也關謂器用不具城地不固為惠不

終罪諸侯也經之義重在夫人故

懲惡而勸善

惡者貶之示其勸也

為惡者欲求得名而名及亡沒

欲蓋而章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推此五體

以尋經傳

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出而稱族入而舍

族尊在夫人則輕

在卿矣春秋于亡

國未有不矜之今

曰梁公義重在梁

伯平曰不能恤民

見自取之罪春秋

于扶危末有不善

之今日城緣陵本

是桓公率諸侯以

不害者不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

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

然則

一字為褒貶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為六十四也

蓋春秋始

王道之正

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

辭以見意義文之異

若如所論

魯史舊文

文害者刊而正之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

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

一字為褒貶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蓋春秋始

王道之正

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

辭以見意義文之異

若如所論

魯史舊文

文害者刊而正之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

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

一字為褒貶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賦只書公薨夫人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不固當依傳

姜氏孫于齊明是可錯綜經文而成義理也○綜宗宋反○爲斷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爲發傳蓋失知仲尼

而書孫昭公實爲季氏所逐亦是書孫之類皆是爲國

講惡約言謂一字學其數家但不知杜預大體轉相祖述言此十數家之說

制法制所謂志也人亦多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所見遺文尚存十

必推尋其專始知其義例所在所謂所指定是何人也

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

傳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

左傳而于其文皆沒而不說既不通曉則皆民而更

膚引公羊穀梁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

今所以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專修丘明之傳以

釋經專修左氏之傳經之條貫條如木之有條必出

於傳以左傳與經傳之義例皆有正例總歸諸凡以

傳發凡推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則就一傳而簡

二傳而去異端合義者黜去其異端者○去上聲蓋

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臆見其有疑錯然去古

字當有錯誤則備論而闕之則備論其可疑之以俟

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然劉子駿創通大義劉向之

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劉歆

治左氏始引傳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駿音俊

義其事極順

交讓莫敢當主桓二年公及我盟于羊穀梁淺近之說

唐冬公至自唐此非參會也故書地

會事未成也凡會以主其事者爲尊

齊主盟必先齊晉主盟必先晉也

自與謀至是也與謀曰及者如及宋

人盟于宿及我盟於唐彼此俱欲和好故以相及爲文

自三日至成章婉謂不直指破其事

成章謂文理成就

不覺其事之非也

自曲從至大順義訓大順謂訓釋字

義其事極順

自諸所至是也壁假許田桓公元年事許田近許之田成王欲遷東都賜為周公朝宿之邑後世因為周公立廟與鄭近許田近泰山周宣王以與母弟為助祭泰山湯沐邑與魯近鄭欲易之使魯祀泰山已代祀周公變易王命皆非禮也今但言假若有後婦之意是為國諱惡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人皆先儒之美未有賴子嚴者雖淺近劉賈許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復扶又反故特舉劉賈許類亦復名家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之違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以見同異參考則議論之同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自為一異可見○見音現書杜預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抗經文各以其傳附于本年之下比其義類之義與傳之義各從其類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以相比附○此昆至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土地稱號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謂六十甲

庸傳書為非禮也天王求車桓十五年事傳天子不外求財自齊侯至是也莊三十一一年獻者下奉上之詞諸侯不相遺俘傳以為非禮自五日至而止欲求美名而反凶欲蓋而意欲蓋惡名而反彰書齊豹盜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不書齊豹而書盜豹本欲求不畏疆禦之名不意反書為盜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名

子此四者別集為一書凡四十部十五卷共四十四部分而為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義例有異同者從而釋之又解釋其所異同之類名曰釋例以其別集諸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將使學者觀故以釋例為名釋例詳之也釋例具載已詳學意異同之說察其同異之說春秋之作此問孔子作春秋之早晚左傳及穀或曰杜預又假設或人之問春秋之作春秋之早晚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明文惟孔舒元公羊傳本云麟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修春秋左氏者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修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素王素臣之說素空也謂無位而王也麟為王者至今為孔子而至故孔子為素王也○王音旺下王魯同丘明為素臣孔子修春秋為素臣故知丘明傳春秋為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豹寔衛卿反不得書名是求名而也
也
自三叛至是也襄公二十一年邾庶隱其義者也
行去聲孫去聲以辟當時之害
謂所以言孫者恐危
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辟音避故微其文微而不著
隱其義顯凡此所以
奔昭公三十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之害也
公羊經止獲麟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
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

敢問所安
言已上四條說皆未安故請問之
仲尼曰
引孔子之言以證之
文王既沒
孔子之言文
此制作之本意也
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之道自任也
歎曰
孔子

此制作之本意也
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之道自任也
歎曰
孔子

文不在茲乎
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者也
孔子言已得文王之道也

鳳鳥不至
太皞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
河不出圖
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河不復出圖矣
吾已矣夫
孔子言世

王者之嘉瑞也
言此五靈乃王者加美之瑞物也
今麟出非其時
今麟出於衰亂之世
虛其應
上無明王

而失其歸
為人所獲則失其歸也
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
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孔子

所感而起
孔子感麟乃作春秋也
固所以為終也
既曰感麟而起所以終于獲麟之一句者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
答曰

兩家所見亦有異處故傳春秋以事

同文異必有其義

自答曰至四也經

皆須數句以成言

者凡經書成未有

不善之也若桓二

年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宋有弑君之罪

諸侯不能討反得

賂而為之定其位

書成反以示譏桓

八年祭公來遂逆

王死于杞不書王

使書遂惡其事也

若僖公四年公會

齊侯諸國侵蔡蔡

潰遂伐楚遂字又

是美桓公下文次

于召陵別處救人

伐國書次多譏其

緩此則美桓能終

楚以德以不速進

為義是皆當合數

杜預 周平王東周之始王 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居東都洛邑故曰始王

公讓國之賢君也 隱公長子而遜國考乎其時則相

接 隱公之初當平王之 言乎其位則列國 魯爵為侯

是其位為 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始封于魯承

周公之後者是其福祚之遺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設

嗣也 祚才故及胤以反 紹開中興 又能紹先王之烈而

平王能撫養下民以 紹開中興 開中興之功 中去

求上天久長之命 隱公能大宣 光啓王室 能

聲 隱公能弘宣祖業 乃祖周公之業 光啓王室 能

光啓王室 則西周之美可尋 君臣同心如此則雖遷東

之王室 則西周之美可尋 周而西周之美政尚可尋

求 文武之迹不墜 雖非文武而文武之治迹 是故因

其歷數 而作春秋也其始則因其年月之歷數 附其

行事 繼乃附君臣之行 采周之舊 舊典禮經以會成

王義 以會合成就 垂法將來 雖事之已往不可復追

世王者 所書之王 謂元年春 即平王也 此王字正指

之法也 所用之歷 正月字 即周正也 此正月即建子月也 所

稱之公 謂經始書公及 即魯隱也 此公字即指 安在

其黜周而王魯乎 於魯書公則非是王魯也 子曰 又

孔子之言 如有用我者 孔子言今世如 吾其為東周

乎 我將興周道 此其義也 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興

黜周王 若夫制作之文 此答微其文隱其 所以彰往

考來 言孔子制作春秋之文 所 情見乎辭 聖人憂世

以彰明已往考校方來 情見乎辭 聖人憂世

自於丘至不說是以已見參錯釋經之意合之于傳有所不通又目諱其失

自而更至自亂不據充傳義例及引二傳支離其說預令所以為異異于諸家

自推變至褒貶書不書之類簡揀擇也自二傳至異端膚欺天也

引二傳及自立異說者蓋丘明之志也自明釋傳宗旨

乎文辭之間言高則旨遠立言既高則旨意自然深遠辭約則義

微措辭既約則義此理之常此乃聖人制非隱之也非聖人故意也

○防伏既作之後設使既作方復隱諱以辟患隱諱

復扶又反辟音避非所聞也防矣所以異乎吾所聞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此答素王素臣之說孔子疾

治孔子以為欺天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子已

人為臣是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今諸儒乃謂仲

臣也又非通論也則是誣孔子以欺天先儒以為制

作三年先儒又謂孔子自衛反魯文成致麟謂春秋

成乃致麟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出之瑞既已妖妄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先儒又謂獲麟之後孔子猶制

所修亦又近誣此說又近據公羊經止獲麟引一傳

之經謂公羊所傳春秋之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

數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

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人矣今左氏稱

其誣甚矣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故杜預以為孔子曰

○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獲麟有感始作春秋

作起獲麟春秋之作曰則文止於所起故亦至獲麟

也為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之至於反袂拭面此又

公羊稱吾道窮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亦無取

之說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亦無取

自其有至後賢獻寶獻符之類

自然劉至同異違謂與已異者同則仍其解

自分經至相附前此經自經傳自傳

至社始合自此其至譜第各

公之年譜次第歷數周之紀年

自相與至十部部類也

自十五至異同指上地名等

自從而至所聚各歸門類

自異同至或以以

作於何年止于何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

年
自春秋至所聞此
句櫟括上文以下
分截以破或人之
說

自仲尼至意也虛
破他素王素臣等
句

自數曰至終也正
答經止獲麟因獲
麟而作春秋故經
止此句

自曰然至隱公黜周王魯另發
疑其王魯
自考乎至歷數所謂始平王
正也何嘗黜周
自所稱至隱也何嘗王魯
夫至之也非是故微其詞而隱其義
自聖人至之防此就平日言
自既作至聞也此段正破他
危行言孫數句
自子路至論也破他素王素臣
又至之數見昭公三十年引來作一確証
自故余至其實再斷一句

春秋左氏傳序 終

焉。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袍
之泣悲吾道之究乎故不取其說也

左傳評林序

卷子無所得。○序之大意只據傳之例以解經傳之例。即周之舊典漢儒
自出臆說與傳相戾便是異端篇中從三體發出五例傳之功臣即經之
功臣也未則又發難端以正邪說尤為有功世教

左傳評林。本朝未及刊布。實為藝林欠事。故予插
架善本。不敢自秘。用而授之。剞劂公於同好。以棟氏自謂
較昔所輯史漢董董苦心。予元繼於是乎。不揆昧慚。纂
倫先儒微言論述之散見于羣籍者。以繼以棟氏燭於
百有餘年後。然證據不晰。最為悶滯。因各評之首。詳錄某
書某人間亦竊附管窺者。按字上下。另加。不敢掠古入
之美。以要譽也。博雅君子。教督其不逮。更貺規言。為幸矣。
林竟更直解七十卷大要。斟酌於杜氏之意。蓋其所未逮。補其

所未備。章句之反覆丁寧。甚便初學。考索焉。唯恨明清
貢本不多見矣。故坊間舊刻。字畫舛漏。不可勝指。近日購得鍾
人傑校本。暨申瑤泉增補合注。魏水叔林注批點等。無讐訂定。
遂歸至正而止。庶無復弊耳。

杜預序善。舒筆削大意。而經傳之全體。亦自可類推矣。故講
此書者。必先宜研覈焉。孔疏林解。雖具美。然亦在乾隆中。方
廷珪父選集成。載此序。不無所發明。不忍捨之。因附之上。層
使覽者無遺憾矣。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元繼識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一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魯隱公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
伯禽始受封。傳世一十三。而至隱公攝主
國事。謚法不
尸其位曰隱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
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依是王室微弱。至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
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

年。克段于
鄆。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大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
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左傳傳言本

宋

子姓公孫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八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姪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隋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六年晉逆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殺桓公晉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陳

姬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姬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世五至武公十一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廢其

左傳傳言本

卷二十一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
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註莊公及許
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僖公四年許男

新臣卒葬
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來朝蓋
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

為諸侯至魯僖公
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長子
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
至熊胸是為蚡冒又二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

十九年
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頊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
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

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
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

至穆公任好穆公立四年迎婦于晉
是為穆姬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

吳 姬姓子爵自大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
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

成公七年
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
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

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
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

之干
攜李

傳 孫鑣自此起至鑿
也總是釋不書即
位之義文氣甚貫
宜附元年經後不
宜止據傳元年字
截置經前
凌稚隆左氏先發
此傳為經元年不

傳 錄 惠公元妃孟子 元大也嘉耦曰妃始
嫡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攝治內事猶不得稱
夫人故謂之繼室 繼室以聲子 聲蓋也孟子之嫡
生隱公 聲子所生 宋武公生仲子 宋

公仲子生 仲子始生而有文在其手 蓋手理自然成文字
如魯季友有文在其

書公即位起本杜預所謂先經以始事也

趙法傳於墓公子皆詳其母貴賤與君父寵愛之私以見禍亂所由起

邵寶聲于娣也故疑于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故疑于嫡而不

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說者所以紛也

王元美仲子生而有為魯夫人之文與後季友之生同人祿命大較前定如此天固不必一顯其異也

按惠公既薨然未詳隱桓二公孰為惠公之嗣顏鯨據禮諸侯不

再娶亦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即仲子有文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安得為嫡子隱公何為立而奉之

隱經元年王元美或問春王正月夏時冠之坎

曰不此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宋喜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

手曰友唐叔有文曰為魯夫人蓋仲子手有四故仲

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生桓公而惠公薨

公而後惠公薨非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子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立桓為嫡大子為桓尚少是以攝位帥國人奉之

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其曰元年春王正月者謂之體元

王正月者無事必書首時者謹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命也此私盟之始父音甫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弟故不言弟鄆偃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

之贈及之辭時惠公已葬仲子未薨因贈惠公而併贈仲子也皆非禮也此王室下交

于宿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不書即位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公攝也

攝也公故假攝君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及者內為主也邾子克也未王命

故不書爵命為故不書爵可書曰儀父貴之也

好於邾求好於邾以知隱公欲故為蔑之盟

車馬曰

不書隱公也

之事也書及邾盟

朋友之事也書鄭

伯克設兄弟之事

也一開首人倫便

盡在

日知錄尚書但稱

王春秋則曰天王

以別於當時楚吳

徐越僭王

王克左氏以仲子

為味死或以二年

下夫人子氏薨以

子氏為仲子因以

為此時仲子尚在

耳天下有人未死

而先歸則者于恐

故○附錄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郎魯邑費伯魯大夫○費音秘不書

于非公命也君舉必書今不書城郎○初鄭武公娶

于申小國曰武姜姜申姓武姜從夫謚生莊公武姜長子及其叔段武姜

次子段後奔共故曰莊公寤生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如此當喜

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驚姜氏武姜

是也此當為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驚姜氏因寤

故名曰寤生以其事遂惡之武姜惡其長子○惡鳥去愛共叔

段惡長子故欲立之欲立段為太子亟請於武公亟數也武姜數請於

武公使立段武公不從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莊公

○亟欺冀反姜請立段公弗許武姜請立段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制鄭邑武姜為段請于莊公公曰

制制邑巖邑也巖險之邑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之君言虢叔也

居此地恃其嚴險而不修德他邑唯命則唯武姜請京京鄭邑武姜又使居之莊公從武姜

之命是聽為段請封於京謂之京城大叔號段為京城大叔以示祭仲曰

京號段為京城大叔以示祭仲曰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左

百丈過百雉言城之周圍過三百丈之數國之害也言都城過大將為先王之制總言先王建大都

大邑有宗廟國家之患害也不過參國之一參分其國城中中五之

一五分其國城小小九之一九分其國城今京不度

今京城大廣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此公曰莊公答姜氏欲之言武

叔段據有大都之害公曰祭仲祭仲姜氏欲之言武

其意專在譏讓非按公以攝政之故不敢修即位之禮

左傳言林卷一

公成風者僖公之

母成風也魯而仲

子一孝公妾一惠

公妾也

程頤盟于宿魯志

也

孫復祭伯天子卿

不稱使者非天子

命祭伯私來也故

日祭伯來以惡之

息斯曰

同益益師孝公子

內大夫也內大夫

生死皆曰公子公

孫與氏不以大夫

目之者惡世祿也

傳元年

若莊閔傳母出國亂故不容即位之此故杜注曰見異于常

大對焉辟害言安所逃避其禍害對曰祭仲答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何厭足不如早為之所不如早為區處

李卓吾相乃隱庶弟國乃隱之宜有

也難為蔓草猶不可除草之蔓延尚不可芟除况君之寵弟乎不忠於君不義也言

馬為以攝為名而讓之宜其起桓之

也圖謀蔓草猶不可除草之蔓延尚不可芟除况君之寵弟乎不忠於君不義也言

趙法此見春秋之初諸侯猶稟王之命

公曰答祭仲多行不義必自斃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子姑待

湯睡菴公攝位之初必行事有不厭

而大叔即段命西鄙北鄙鄭

眾望者故有此盟不然豈憚一附庸夫

而大叔即段命西鄙北鄙鄭

而汲六求好哉

公子呂曰鄭

附見夏四月費魯

君將若之何言莊公將何

大賞冷父食邑與季氏費邑別

臣請事之我請服事大

官祖謙人知費為季氏私邑不大必

無生民心無

折為公室憂然在隱公時已自無命

公曰答公無庸除之言無用將自及及於禍段又收貳

各文類纂鄭莊公名寤生其母姜氏

公曰答公不義不暱言不義之人不為眾厚將崩厚

生公時死而復甦若人之寐而復寤故以為名

卒乘具備其步卒與車乘將襲鄭無鐘鼓日襲將

自如死人口寤者要其終也也左小

人將啓之夫人即武姜將公聞其期莊公聞段密謀

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呼父各即

曰可矣莊公曰可以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為怪故驚

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左傳言林卷一

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左傳言林卷一

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左傳言林卷一

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左傳言林卷一

命子封即公帥車二百乘古者

克難

履新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難曰

若以杜注則當云

竊而生莊公矣

孫應鰲此章始序

莊公段共生而姜

惡莊公愛段繼序

祭仲曰封之謀而

拒皆不聽蓋以必

除為心故養成其

惡其曰姜氏欲之

豈人子之言也曰

不昵不義豈人兒

一乘甲士三百人

步卒七千二百人

以伐京

蓋甲士六百

人步卒一萬四千

四百人

乃走入于鄭之郟

公伐諸郟

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

鄭伯克段于郟

京叛大叔段

京城之人叛

段入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以伐京

段於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鄭伯克段于郟

爾雅內

繫類

經世鈔地險則難

制故不許然措語

純是親愛正德中

蔡公儲草秦王請

地說妙用類此

按曰大叔以充其

名竊襲其驕是似

慰母心實養其惡

魏禮過百雉雉飛

三丈而隨

穆文惠君公之遇

叔段其人倫之不

幸乎方其母命請

制一違已甚况敢

復違京乎心知其

言生無復與母相見至

死後方相見於地下

既而悔之

叔為顏谷封人

聞公

有獻於公

食舍肉

對曰

小人有母

未嘗君之羹

公曰

爾有母遺

繫我獨無

何謂也

且告之悔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武姜為誓

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成其惡求殺之以無及已

重罪莊公果爾則周公之誅管蔡乃亦其釀成而石磔

殺子尤當罪其失教也况不義如段即不封之京亦當有變余獨謂之不

幸矣張習之姜氏公母也斥言之無入子禮矣而祭仲亦敢於公前氏斥其母

畧無禁忌經世鈔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意

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於王生而稱謚古人不拘如此

其樂也洩洩之貌○洩音曳遂為母子如初

武姜偕莊公而賦大隧之外武姜所賦詩也

大隧之中想當時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其樂也融融得之貌○樂

遂為母子君子曰按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恩愛如初

曰亦皆穎考叔呼其名而美之純孝也純篤於孝行者也

愛其母考其母施及莊公施猶廣也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

○施伊去詩曰既醉詩其母施及莊公道感悟莊公○施伊去

孝子不匱無有窮匱永錫爾類言長以已之孝誠觀

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不必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其是之謂乎

足當是詩之所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經世鈔無生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

玩叔于田諸詩事勢亦迫故曰之言切不若祭仲之會

蓋也無庸二字寫出根毒之心老謀奸深如見

同上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數處

偏是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獨聞深心狠手太用並見賴堂觀鄭風叔于

毛傳類訓善謂孝德

荀卿云賄與曰曰賄也

不及哀不方成之時也

對曰公若何患焉言莊公何憂於黃泉之誓若闕地

及泉處即黃泉○闕音掘隧而相見也為地中

隧音遂下司其誰曰不然誰敢以此說公從之

從考叔之言作公入以迎武姜而賦大隧之中

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其樂也融融得之貌○樂

音洛下姜出武姜偕莊公而賦大隧之外武姜所賦

詩其樂也洩洩之貌○洩音曳遂為母子如初

武姜偕莊公而賦大隧之外武姜所賦詩也

大隧之中想當時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其樂也

融融得之貌○樂遂為母子君子曰按左傳稱君子曰

多是採取當時恩愛如初曰亦皆穎考叔呼其名而美之

純孝也純篤於孝行者也愛其母考其母施及莊公

施猶廣也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施伊去詩曰既

醉詩其母施及莊公道感悟莊公○施伊去

孝子不匱無有窮匱永錫爾類言長以已之孝誠觀

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不必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其是

之謂乎足當是詩之所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文經世鈔無生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

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詩事勢亦迫故曰之言切

不若祭仲之會蓋也無庸二字寫出根毒之心老謀奸深

如見同上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數處

田諸詩則京人之既葬則哀除諒聞終喪言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禮也二事皆附八月紀人伐夷魯故不書傳例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有蜚蜚負蝨也蓋食苗不為災野之害亦不書經也傳例凡物不為災不書他皆倣此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也敗音并公立隱公而求成焉求成于宋九

月及宋人盟于宿參盟也始通也魯宋始通好命錄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葬未盡禮故改葬公弗臨臨棺而哭隱將讓故不書于經惠公之薨也前事有宋師之師太子少桓公幼少葬故有關葬禮有所關少是以改葬詳述所以

即志并見其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為罪更大一步緊一步急急下手有刺虎深入之

○衛侯來會葬衛桓公來魯會改葬不見公公成禮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即叔段公孫滑出奔衛之叔段衛人為之伐鄭報仇○為去聲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之師伐衛南鄙討公孫滑之亂也請師於邾濟師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魯大夫邾使於邾公欲公弗許隱公不從遂行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豫不書非公命也豫私會盟故曰新作南門之南城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之命二事以見大夫專擅之端○十二月祭伯來祭齊去非王命也於魯王室事可知矣○衆父卒公子益師卒公

豫設也。關地及泉，是其不謀。敢問何謂？伴為不知效。錢謙益大隱之中，二句即是公賦之詞。大隱之外，二句即是其賦之詞。若舊解則句拙而無味。

經世鈞後純臣，是實贊石確。此純學是巧誦。莊公不將，莊公十分敗在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妙，與周勃父贊書法同。莫莫真作贊考叔說。

季本秋七月甲辰小

不與小歛。禮卿佐之喪，小歛大歛。君皆親臨之，崇恩始死之歛。與故不書月。音預歛廉去。謂經不書衆父卒，且蓋傳者釋經有書月，書月書時。

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潘魯地戎之近於魯者也。此外交之始也。是故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所以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此入國之始也。傳例弗弗地。

無駭帥師入極。極附庸國，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魯地，此盟我之始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

盟于密。密莒邑。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

臣攝冢室以行，故從王命辭而稱名也。觀吟之值外國者，假一品服色以重其事，則此容或有之。若以為春秋特貶而書名，當時不以來使訪問其名而書之，於策恐聖人不如此也。

趙泐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于王命以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三魯大夫也。然矢禮甚矣。按同軌謂中國諸侯，以見四夷不容。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見經。脩惠公之好也。惠公與戎有和好。

莒子娶于向。娶向之女。向姜不安，莒而歸。姜向女姓不安，莒以其父母之國，夏莒人入向。莒怒其妻而入，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司空，魯官名。無駭，大夫名。費卒，父勝之。

秋盟于唐。隱公與我盟。復修我好也。再修和好之好。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見經。卿為君逆也。逆以別非。

九月初裂繻來逆女。見經。卿為君逆也。逆以別非。

九月初裂繻來逆女。見經。卿為君逆也。逆以別非。

脩好與溫壽同

來方岳四方各裂繻自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見經魯故也

王乃時巡云云諸侯各朝于方岳孔經註見鄭人伐衛見經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為公孫滑伐

疏可考 按禮王制云大夫延之亂

經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會于朔有食

大夫除死月為三月也此不食朔官失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

立王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公之母也隱不敢從正

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賻助喪之物此來求之始 ○賻

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 ○冬十有二月齊

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

散以見春秋之終 ○癸未葬宋穆公無傳

書未子筆削是據策書所有所無者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釋經書赴以庚戌王

不復論杜氏援隱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

年傳例為證已得其旨陳氏誤以左氏削之法因謂左氏

所記皆為魯史舊文其不見于經者不備小君之禮二不祔于姑夫人卒哭而祔於姑此

故不曰薨經書不稱夫人經書故不言葬經不書葬

不書姓經不書為公故為隱公之故曰君氏隱見為

君氏以別附錄鄭武公桓公莊公武公為平王卿士卿

王卿之執政者言王貳於虢虢亦仕於王朝

父子秉周之政王貳於虢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

復專任鄭伯怨王鄭莊怨王曰平王告無之言無欲

禮合

啖助亦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補注太子少傳見惠公在時桓公已稱太子

王荆石葬故猶葬事

補注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弗臨改葬不見衛侯

傳因見隱攝之實李筮文冠葬重事也以攝位故遂不哭

臨為喪主何厚於生弟薄於死父哉

隱於父子兄弟間悼矣

補注公孫滑出奔凡賤者奔史不書

魯史之法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

穀梁謂之卑者公羊謂之微者公子

尊與卿等公孫降於公子與微者同

趙法亦非公命傳三發非公命及公

二輩固請會師見隱攝位之初諸大夫

夫不知稟畏繼按三發併費伯帥師

或作二見者誤也投數本皆作三

傳說彙纂祭伯書

號公故周鄭交質交質子以為信王子狐為質於鄭

王子狐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忽鄭莊王崩平王周人

將昇號公政桓王立周人欲成平王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鄭大夫祭

仲為莊公帥師祭齋取溫之麥溫周邑周之四月去復國各人姓皆同

未熟言取溫之麥也秋又取成周之禾秋今之五六月也禾亦未熟

蓋祭仲復帥師蓋祭仲復帥師周鄭交惡兩相疾惡惡字無音但

君子曰信不由中言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質無益也以子交

明怒而行明則彼此相知怒則彼此相諒言人若能明怒而行其事要之以禮

雖無有質雖無以子交質之事誰能聞之誰能離間其交苟有明信苟有明誠而信實澗谿沼沚之毛

為澗通川為澗方池為沼小者為澗毛草也澗音溪蘋蘩蕓藻之菜蘋木

足曰錡無足曰金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傳水行潦流皆金器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傳水行潦流皆金器

可薦於鬼神薦享也鬼神天神人鬼也言雖微物可薦享於鬼神也可羞

於王公亦言微物可進於王公之貴也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况言

君子結成二國之信約行之以禮大小之禮節又焉用質又

雅有行葦洞酌大雅有行葦篇義取忠厚洞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祀也

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武氏子來求賻見經

王未葬也平王未葬故來求賻也且宋穆公疾病

求賻以葬王室事可知已

用考秋之收也

菜水澗水出於山

蘓水水也

賻也

乘諸傳皆以為朝
公羊獨以為奔祭
伯書伯諸傳皆以
為歸公羊獨以為
字當以左傳為是
不書來朝穀深謂
不正其外交諸儒
因之程子謂諸
侯不行觀禮王不
能治而祭伯反與
之交其持議尤正

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為宋大司馬孔子六而屬殤
公焉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蓋以殤公曰
此以下並穆公託孔父之辭先君舍與夷與夷即殤公而立
寡人先君謂宣公穆公之兄也蓋言寡人弗敢忘
之德宣公若以大夫之靈若以汝孔得保首領以沒
全首領而善終蓋謙辭先君若問與夷宣公若其將何辭以對
其將以何言辭對宣公之問請子奉之請孔父奉殤以主社稷
宋國社稷之事寡人雖死言我雖亦無悔焉亦無愧悔於對
曰孔父答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言羣臣
○馮公曰再告不可言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以穆
音馮

子之事不得出會
諸侯凡書會皆惡
之也
凌稚隆春秋惟書
人字義例不同有
寡而稱者有微而
稱者有貶而稱者
有諱而稱者讀者
當隨事而觀以求
其意勿泥焉可也
家鉉翁胡氏曰書
自謹之也愚謂書
自不書且不皆褒
貶所繫

公為有賢德讓之德不使主社稷使我為宋國社若棄德不讓若我
豈曰能賢賢之意也是廢先君之舉也是廢宣公舉豈曰能賢
與殤公賢於人光昭先君之令德宣公以國讓殤公是光明宣公讓
○令去聲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謂孔父當成我意其使公子馮出居於鄭使其子
鄭以避殤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即與君子曰
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言宣公可謂立穆公不立其子
其子饗之穆公卒又立宣公之子命以義夫讓國義
公能以義制舉商頌商頌曰玄鳥詩殷受命咸宜合宜之謂
命夫音扶百祿是荷故能任荷天之其是之謂乎此
武下受天命皆合義

反寒燭同尋
封字也

伯者公羊穀梁皆作

傳說董墓子氏薨
三傳互異左氏為
桓母公羊為隱母
惟穀梁以為隱妻
義為長故程子及
胡傳皆從之

傳二年

李九我徐州之戎
蓋與魯壤接惠公
與交非矣公攝位
何不聞朝王室聘
方伯而乃為我之
會哉所謂幹蠱之
道失之

凌稚隆隱公首與
戎會孔子特筆書
之雖不加貶斥其
失自見而左氏以

宜公以義制命能使其子
任荷天祿合此詩之義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齊僖

公尋盧之盟也盧齊地盧盟在春庚戌鄭伯之車償

于濟既盟而遇夫風鄭莊公之衛莊公娶于齊東

官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齊太子宮得臣大子各美而無子莊姜色美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詩名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又娶于陳曰

厲嬀莊公再娶于陳厲嬀生孝伯厲嬀所生早死孝伯未

其姊戴嬀厲嬀之姊生桓公戴嬀所生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莊姜無子故養桓公嬖人之子也莊公嬖

州吁有寵而好兵甲兵之事公弗禁莊

不禁止為修公之好恐莊姜惡之惡州吁之所石碻諫衛大夫諫莊

曰臣聞以臣愛子愛子之道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教

弗納於邪納入也弗入驕奢淫泆驕矜奢淫泆四者之來

所自邪也驕矜淫泆四者皆寵祿過也寵祿大過則四者將立

州吁立州吁乃定之矣定其若猶未也若猶未階之

為禍必為禍亂夫寵而不驕得君寵愛而不驕矜

傲驕而能降已驕而能降而不憾強降其心憾而能

珍者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鮮矣能如是且夫賤妨貴

以庶孽之賤而少陵長以卑少而陵犯遠間親遠以疎

妨害嫡長之貴尊長少去聲

左傳平本卷一

其目有恨而止

為修公之好恐非其直即惠公有舊好其庸修之耶
隱經三年鄭玉不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有者自外至之詞也
凌稚隆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書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皆史官失之詳畧仲尼因之無所加損非有異義也
同上凡書求購求軍求金皆以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

不禁止
莊姜惡之
石碻諫
曰臣聞
愛子
教之以義方
弗納於邪
驕奢淫泆
四者之來
所自邪也
寵祿過也
將立
州吁
乃定之矣
若猶未也
階之
為禍
夫寵而不驕
傲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
憾而能
珍者
鮮矣
且夫賤妨貴
以庶孽之賤而少陵長
遠間親

亦以班
位上下
言也

胡寧天子崩而不離間親近
名諸侯薨而名所
以列于天子也諸
侯生而不名大夫
生而名所以列于
諸侯也大夫書名
微者書氏不登于
史冊而所以列于
大夫也此春秋正
名分之法也

傳三年
劉敞經書遠見者
即傳其偽以懲臣
子之過非也赴以
庚戌史自當書庚
戌聖人雖欲遷正
亦不可得豈故傳
其偽者乎
補注盟會戰伐經
書月日傳每略之

不書月日者傳則始
詳之意在互文相
備

馬端臨公穀經文
尹氏卒則以為師
尹周之卿士然則
夫子所書夏四月
辛卯卒者竟為何
人乎是皆疑而不
敢定也
湛若水出此可見
春秋之書皆因魯
史之文魯史之文
皆因列國之赴告
而諸儒拘於謂聖
人下安之褒貶此
不足以得聖人之
心
補注君氏者攝女
君之稱此特筆也

左傳詩本義

離間親近
○間去聲
新聞舊
以新進而
離間者舊
小加大
以小國而
加兵大國
淫破

義
以淫慾而
破壞義理
所謂六逆也
此六者皆
逆天理
君義
君能制
臣

行
臣能行
君之義
父慈
為父而慈
子孝
為子而孝
兄愛
為兄
而友

弟敬
為弟而恭
所謂六順也
此六者皆
順天理
去順
去

效逆
效六
所以速禍也
所以自速
其禍難也
君人者
人者
將

禍是務去
將禍難
是先去
而速之
言寵州
而弗禁其
好兵是去
順效逆以

無乃不可乎
言其必
不可也
弗聽
莊公不聽
其子厚與

州吁游
石碻之子名厚
常與州吁交游
禁之
止其子勿
與州吁游
不可
石厚
桓

公立
桓既立
為衛君
乃老
石碻乃告
老致仕事

經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此伐
國取邑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稱臣弑君
臣之罪也
○夏公

及宋公遇于清
衛邑此特相遇者彼
此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遇也
○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
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

衛一黨也東諸侯分
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此大夫專將之始於是翬得兵
而循至於弑君矣
○翬音輝
○九月衛

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於是州吁不稱公子石碻得
書人討賊之義著矣
○濮音卜
○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桓公弟
宣公立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弑桓公
而自立
公與宋公為

會將為
將尋宿之盟
將脩元年
盟宿之好
未及期
定約而未
及期且
衛

人來告亂
以弑桓公之
亂告于魯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因衛
亂而

左傳平水卷一

八十五

鄭亦用
車師但
特取其
徒兵耳
若師不
用車戰
言敗解
師是矣
兵也

老謂
老之甚
也此作
活字不
可限歲
手拘說
政而圖
即如室
我君事
敢陳不
敢

生母相見死母相
哭終致國與夷莊
公馮弒與夷故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為之也

經世鈔讓美德也
不讓謂之棄德
彭厚德使出居鄭
人情難堪致怨必
甚且授隨以禦其
後鄭欲納馮及殲
公屨伐宋則皆出
馮之為害矣然則
封以遠邑其可矣
經世鈔義者合理
而權宜者也故石
碯殺子曰大義宋
穆公廢子立姪曰
命以義

陳傅良慶人之子
也傳見州吁不稱
公子按劉侍讀曰
諸弒君公子而不
稱公子公子之未
為大夫者也其義
已當齊無知同皆
史例也
陳眉公備所云教
于義左弗納於邪
是矣而曰將立乃
定則不免探其君
之邪思而成之是
何其言之自相悖
也不幸莊公果定
州吁則衛國之禍
其誰階之
經世鈔莊姜以桓
為己子則宜立者
在桓然桓州皆庶

宋公使來乞師
魯公使人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宋公使來乞師
魯公使人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公使來乞師

公弗許
隱公不從
固請而行
公而以師行
故

疾惡羽父專兵以會諸侯
故不書公子翬惡之也
諸

取其禾而還
稱而歸
州吁未能和其民
亂故未

厚問定君於石子
也厚以州吁不安諮問於
王覲為可
惟朝王曰石厚
何以得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有眷寵於
若朝陳

使請
使陳為衛
必可得也
必可得朝

衛國褊小
衛國土地狹
老夫耄矣
老夫石碯
自稱八十

無能為也
言國小身老
此二人者
指石

而請泣于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

泣殺州吁于濮
地陳
石碯使
泣殺石厚于陳
陳
君子

魚文捕

子名義未有一定故謂為寵呼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音刑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商亂國亡家者不而足矣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初獻六羽
鄭人鄭人伐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初獻六羽
鄭人鄭人伐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大事專

陳留隱桓莊之春魚秋凡弑君之人皆名之

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不足以備器用
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

采也

程頤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樓諸侯以伐諸侯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入其惡甚矣

事以度軌
取材以章物
不軌
不物
故講

左傳平林卷一

二十八

周室時
用夏時
此又一證也

不稱君是篡弒之
人已會諸侯則無
咎矣此豈王法哉
傳四年

苗夏田曰苗謂秋獮獮殺也以殺為谷順冬獮獮圍
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古者藏兵於農故四時之
以講事也以講習三年而治兵雖四時講武猶復
治兵謂始入而振旅振整也旅衆也治兵禮歸而
飲至歸國而飲以數軍實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之總
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順
先殺此所以明君大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順
夫士庶人之貴賤先殺此所以明君大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順
少長出則少者在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在後習威
儀也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鳥獸之肉
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不足皮革齒牙有毛

禮記

許翰隱莊之間凡
六書遇自閱以後
有會無遇
陳傅良凡公子奔

非其罪不書今案去毛曰華小齒曰
前言使馮出居於齒領上大齒曰牙骨角毛羽翼上長不登於器不足
鄭原宣公之意而言此言出奔又自忿怒言之而通其
意也
鄒計士子馮既在
鄭矣而又欲為鄭
除其害此正眾仲
所謂阻兵安忍
論語朱注賦兵也
古者以田賦出兵
故謂兵為賦
按調亦賦也晉平
與制戶調見晉食
貨志
家鉉翁是役本衛
志而序宋為首責
宋深矣宋公書爵
目其人而貶之也

阜隸
不必拘
臣謂
敗者也

阜隸
不必拘
臣謂
敗者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謂林木樵薪之類實總名器
用之資所資取以皂隸之事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
官司之守百官有司非君所及也非入君
吾將略地焉略地總攝巡行之名
僖伯稱疾不從不從
遂往遂往陳
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張僖伯稱疾不從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遊觀且言遠地

陳漁
人地
棠蓋
魯地
而遠
國都

陳漁
人地
棠蓋
魯地
而遠
國都

也棠去附錄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晉舊都也
魯遠錄

北

使

造

之

左傳言本卷一

卷一

注克寬邶風擊鼓詩序云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志繼

薛季宣師與而後

補注輩與無駭潮使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為正左氏不知此義見輩

溺不書屬而事惡皆曰疾之至桓三年輩始稱公子不

得其說則曰猶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由所考史法未備

故以翼與曲沃別之詳見桓公二年傳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尹氏武氏天子之大

夫王使助翼曲沃伐翼翼侯奔隨即鄂侯隨晉地夏葬衛桓公文衛亂

州吁是以緩十四月而葬傳附錄四月鄭人侵衛牧

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軍其前攻其前也羅與盧成兩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攻其後

燕人畏鄭三軍祭足原繁洩駕三軍而不虞制人制人鄭北

伯子元之軍也不虞不料度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

制二公子曼伯子元元也北制鄭邑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備禦不可以

師燕師不備以取敗附錄曲沃叛王曲沃莊伯秋王

命號公伐曲沃西號君仕于王朝者也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

立其子光○衛之亂也原前時州邾人侵衛前時事故衛

師入邾報復○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之廟方成將萬焉舞

也公問羽數於衆仲隱公問執羽而舞人對曰衆仲

天子用八八佾每佾八人諸侯用六六佾每佾六人

大夫四四佾每佾四人士二二佾每佾二人夫舞言舞之義所以節八

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節八音者使人手舞

而行八風八方之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

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故自八以

方之風次序人情阜財解愠使不蘊結也

下唯天子得盡數用八諸侯公從之從衆仲於是初

宜兼愛之杜說如

考

又不能闕疑故也翼王觀觀王也父子之問遂至用譎石子至此可憐矣按禮曲禮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觀汪道昆陳桓公左有寵於王此時陳侯尚存未應有謚諸稱桓公史氏之悞直德委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確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確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按大義雖不可滅之親滅之則明小義不可愛之子亦宜兼愛之杜說如

左傳言本卷一

卷一

此李蕪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

按冬十一月以下傳并注明本或脫之今補之經世鈔按州吁立一年確誅之而立宣公

隱經五年王應麟淮南時則訓李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傳曰君不射是矢射之也家鉉翁隱為桓策官以祭其母公子

左傳言本

獻六羽初以六羽獻于仲子之廟始用六佾也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佾其後定

公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因魯仲子之言始明典故始用六佾故經曰初獻傳曰始用其後季氏八佾舞於庭知唯在仲子廟

宋人取邾田取邾邊宋之田邾人告于鄭告鄭共之辭請君釋憾於宋釋四年宋再伐鄭之恨敝邑

為道故邑邾自謂道向導也鄭人以王師會之鄭莊尚為王卿故得

用周師不書不以告魯也伐宋二師入其邾以報東門之役

東門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來魯告公聞其入邾也隱公問曰師何及

鄭師至將發兵對曰使者未及國魯公知而故問公怒怒使

乃止不往辭使者辭謝曰君命寡人君謂宋殤公

者言問曰師未及國舉使者非寡人之所敢知也非魯

猶令同恤社稷之難命魯同憂恤宋國社稷之難今問諸使

者宋使曰師未及國之答辭非寡人之所敢知也非魯

國之所敢與知也與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即公公曰叔

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曰伯父叔父寡人

不敢忘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一等以葬宋人伐鄭

圍長葛文經以報入邾之役也入邾在今秋

按宋人伐鄭圍長葛注僖之前三字

疑有訛傳五年魚者捕魚者猶周禮草人獸人之類王元美僖伯之諫分二段看上謂非講大專備器用則君不舉而以亂政結之下謂農隙講事凡鳥獸皮革等則公不射而非君所及結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一

元專平木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金聖嘆公是時蓋亦長矣乃以童心腹諫何也能無為氏之難乎
而卒乃為之加葬一等與郭公之善善而不能用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甚詳而但曰陳白觀必有所據然則或將引矢射之此說未確
邢之師王不能正又使二氏助之王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陳明卿仲子之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讓桓之志
助曲沃者乃欲立哀侯故
耳 王季重仲子以妾故隱所為有羽數之問不則直行八倫無疑矣
程子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官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耳也書初
獻見前此用八之備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景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全履祥宋人取邾田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于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春秋前以宋主兵
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
隱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王覺斯使者以緩詞遂至尖救詞之不可已也如
是 孫鑄既聞又問乃因人之急而自務德色也 高閱其子戕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
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明吳興凌推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隱經六年

與徵前此魯未嘗
與齊交因鄭輸平

而公始與齊盟蓋
鄭莊之謀也齊侯

與魯為盟為鄭結
魯也

趙木訥首月或不
書者傳授脫之

傳六年

傳說彙纂輸平偷
平三傳互異公穀

以輸平為墮成考
前年公子暈伐鄭

魯隱公二

經六年甲子春鄭人來渝平

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
下始多故矣○渝羊朱反變也

齊侯盟于艾 艾齊地此齊
魯交好之始

○冬宋人取長葛 上有伐鄭圍長葛
則長葛鄭邑可知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變
更成也 隱公之為公子

翼九宗 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
五正 亦始封受職官

五正 五正五官之長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穀梁傳范甯注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單
與宋伐鄭故宋絕魯壞前平也此傳更成亦

和而不盟曰平書渝平
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

雖無事必書首
月具四時以成

戰於狐壤為鄭

隱公之為公子

更成也

亦始封受職官

五正五官之長

渝平考
傳六年
八年後
可徵
盟之言
傳中
意也

則更成於義為近

但左氏謂變前惡也

而為和好則渝與

平為二意

張益鄭莊之納平

為合黨敵宋計是

以不憚屈已講和

于魯繼以入務而

未即求許所以為

敗宋入許之權與

魯隱亦入其術中

而不悟也

按真九宗又見定

四年

經世鈔書曰頃父

之子則其為辨家

強力可知

同上明年翼侯奔

隨即此晉侯也

先見

陸榮陳侯傲隣而

懷謙以取敗信有

罪雖然不有疆大

諸侯過且什伯於

強家

頃父之子嘉父

晉大夫也皆強

逆晉侯于隨

前

翼侯

納諸鄂

鄂晉別邑前年翼侯奔隨周桓王立翼

奔隨

納諸鄂

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于鄂

音岳

晉人謂之鄂侯

既有哀侯在翼遂

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

見經

月庚申鄭伯侵陳

陳桓公大獲

往歲

鄭伯

請成于陳

陳公子佗諫桓

曰親仁

善不可失

惡不可長

君其許鄭

陳侯曰

宋衛實難

國之寶也

陳侯不許

五父諫

難去聲

鄭何能為

鄭小國何

遂不許

鄭成

君子曰

善不可失

言為善之

惡不可長

為惡之念不可

其陳

長惡不悛

惡而

雖欲救之

其將

能乎

商書曰

惡之易也

不可嚮邇

其猶可

撲滅

周任有言

曰為國家者

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去草為先務

去驅上

艾夷蘊崇之

蘊積也崇聚也

勿使能殖

則善者

信矣

秋宋人取長葛

傳書秋蓋

乃告也

冬京師來告饑

必以衆大之辭言之五穀

左傳平水卷二

左傳平水卷二

左傳平水卷二

依先後次序豈得不熟曰饑周以饑告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但據告時編之乎于魯也○饑音飢○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然左傳日月與經命○為去聲糴音狄○禮也○得救荒事○錄鄭伯如周

不同者多或立明鄭莊公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作書雜取當時諸朝于周桓王也○至是乃朝故曰始朝

失史策有用夏正桓王不加禮貌於鄭周桓公言於王

者有用周正者故禮貌於鄭周桓公言於王

經所云冬傳謂之禮貌於鄭周桓公言於王

秋也○東遷言平王東遷洛陽之時

也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况不禮焉○鄭不來

王覺斯以京師流○如字音煙者非○况不禮焉○鄭不來

饑列國不能輸粟○公五年鄭伯不朝張本

必俟來告而請糴○况不禮焉○鄭不來

當世之共主真若○况不禮焉○鄭不來

舟擊我○况不禮焉○鄭不來

湯暉菴鄭之來朝○况不禮焉○鄭不來

欲挾天子令諸侯○况不禮焉○鄭不來

也鄭始取麥取禾○况不禮焉○鄭不來

至於其前得罪時○况不禮焉○鄭不來

不能正之今來朝○况不禮焉○鄭不來

則不能禮之賞罰○况不禮焉○鄭不來

無章何以勸沮○况不禮焉○鄭不來

按劉勰新論云枝○况不禮焉○鄭不來

葉蕪之蕪繁茂也○况不禮焉○鄭不來

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禮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朝

曰我周之

善鄭以勸來者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禮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朝

曰我周之

善鄭以勸來者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依先後次序豈得

但據告時編之乎

然左傳日月與經

不同者多或立明

作書雜取當時諸

失史策有用夏正

者有用周正者故

經所云冬傳謂之

秋也

王覺斯以京師流

饑列國不能輸粟

必俟來告而請糴

當世之共主真若

舟擊我

湯暉菴鄭之來朝

欲挾天子令諸侯

也鄭始取麥取禾

至於其前得罪時

不能正之今來朝

則不能禮之賞罰

無章何以勸沮

按劉勰新論云枝

葉蕪之蕪繁茂也

言來者衆多意

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禮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朝

曰我周之

善鄭以勸來者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禮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朝

曰我周之

善鄭以勸來者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况不禮焉

鄭不來

者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諸家謂一人

而曰伐似亦未合

但相沿已久今姑

仍之

凌維隆春秋諸侯

卒不同盟者五十

二人不書名者十

九人爾凡例可盡

信乎公羊云不名

微國也穀梁云狄

道也恐皆非也惟

程子云史闕文庶

幾得之

按注覺背字新李

密陳情表曰慈父

見背

小學緝珠春秋五

十凡稱凡者五十

其別四十有九釋

例自注母弟二凡

其義不異

趙鵬飛鄭賂夫至

魯故為宋伐鄭以

要之既得鄭賂即

從鄭伐鄭今日為

宋伐鄭明日為鄭

公伐邾魯公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

討邾欲以求為後今鄭復與宋盟故為宋

宋為去聲初戎朝于周原前發幣于公卿朝而

帛于公卿如今奉凡伯弗賓凡伯弗以賓冬王使凡

伯來聘聘魯還聘魯戎伐之于楚丘要凡伯歸以歸以

伯附錄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洎

盟公子佗臨盟鄭壬申及鄭伯盟五父及鄭伯盟鄭伯盟敢如忘度

日如而也蓋敢血洩伯曰即洩五父必不免言五父

而忘之敢音霎鄭良佐如陳洎盟鄭大夫臨

於不賴盟矣不藉盟敢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

辛巳及陳侯盟良佐及陳侯盟陳侯盟鄭公子忽在王所忽鄭莊

陳之將亂也皆為桓五附錄鄭公子忽在王所忽鄭莊

年陳亂殺陳佗張本附錄鄭公子忽在王所忽鄭莊

於周許陳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請以

之妻忽乃成昏乃成昏乃成昏姻之禮為鄭忽失

經八年丙寅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特相遇不

參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宛鄭大夫柩鄭祀泰

崩庚寅我人柩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宣

侯封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同盟不秋七月庚

人立辛亥宿男卒赴以各故不名秋七月庚

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此參盟之始

盟于浮來浮來紀邑此好晉之始九月辛卯公及昔人

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冬十有

增補合注一人而

見伐也

增補合注一人而

左傳言本卷二

四

左傳言本卷二

四

曰伐不與戎狄之報中國也或云伐當作執蓋字誤也

按兩國要信必應賴盟而重賴猶萬世永賴之賴恃賴也注重字然

隱經八年

任伯函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垂

增補合注書入者逆詞我不當受而遠有之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齊侯公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有相會之

宋公以幣請於衛宋敬齊命故以幣請先相見公

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鄭莊公請于魯欲舍周祭泰山之從祀而為魯祀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祊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許田魯人朝宿之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歸祊于魯不祀泰山也不從祀于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忽鄭莊公子如陳親迎也媯陳姓

甲寅入于鄭至鄭國陳鍼子送女忽以陳媯歸

辛亥以媯氏歸忽以陳媯歸先配而後祖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今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鍼子曰鍼子見其事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今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鍼子見其事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今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是不為夫婦是不能終為夫婦誣其祖矣誣罔其祖矣非禮也非禮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春將平宋衛而未結故曰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三國會于温

盟于瓦屋三國為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以釋東門之役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鄭莊因齊僖在周地故以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乃諱強國之以無道加于公也與小國大夫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為盟非彼小國大夫要功也

傳八年

金聖嘆宋請先見衛必有私語不可聞之於齊者而齊侯或無平怨之公心衛亦知之故許而先為大丘之遇

李庶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

又三國為黨以仇
鄭則宋衛此謀蓋
有志於從齊黨而
無意於鄭憾也齊
信亦不過假此以
求諸侯耳豈真有
平怨之本心哉

寡君聞命矣

寡君謂我公聞齊之成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附見鄭釋泰山之
祀已由貪許田之
汲人然魯安可不
祀周公乎哀政可
哀耳

卒魯大夫

羽父請謚與族

羽父公子翬也謚死者易名族之稱號也族氏也羽父為無

補注桓元年傳曰
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初田則我入
祓後事嘗中輟桓
公篡竊而修好于
鄭故復許之無可
疑者近代學者率

駭請謚及為其子請族

公問族於衆仲

謚不必問故但問何以為族氏

以賜姓

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以爲諸侯

因生

氏報之以土地

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

諸侯以字

諸侯位卑

謂初與許田是二
事遂疑祀周公為
左氏附益不亦過
乎

不得賜姓故使其
臣以王父字為氏

為謚因以為族

或便用先人之官謚號稱以為族

有世功

謂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

則有官族

則以其官為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

邑亦如之

或以所封之邑若趙

公命以字為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隱公從衆仲之言命以其祖之字身葬曰諸侯以字為謚孔子字仲尼哀公謚之曰尼父是也為展氏既以字為謚仍又以為族也羽父請謚與族故衆仲言謚與族

經九年

丁卯春

天王使南季來聘

無傳南季天子子大夫也

月癸酉

大雨震電

庚辰

大雨雪

卒

無傳魯大夫未賜

族者

○秋七月

齊侯于防

魯地

○冬公會

九年

春王三月

癸酉

大雨霖以震

傳言霖以震見

經書大雨震電

徐九二魯既受鄭

賂將空國以赴鄭

之求恐首議其後

故成紀好而盟之

陸渙左氏曰以釋

東門之怨禮也趙

子曰諸侯結盟不

非正道有何合禮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是稱也而桓

補注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氏矣

錢謙益謚字此傳寫誤當以謚作氏蓋公問族於衆仲未問謚也而衆仲對曰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則問氏而對氏了然自明又下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用衆仲之說又明
隱經九年
朱嘉謚侯不朝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汪克寬或謂春秋得志用夏正故建辰之政也月雨雪爲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赦敬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下有
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歟
傳九年
官大主春秋因其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且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若此類蓋于

自此連綿雨書始也言書自癸酉日始庚辰大雨雪以後皆雨霖以震

霖震電而又雨亦如之亦如雨霖以震蓋自庚辰

時失也周之三月建寅之月也微陽始出未可凡雨震電既震電又不當雨雪故皆爲時失

言凡春自三日以往爲霖言書霖平地尺爲大雪言

夏城郎經書不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水

宋公不王宋殤公不鄭伯爲王左

卿士時周人雖異號公政鄭以王命討之爲王卿故

伐宋討其不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以隱公五年辭宋

不告命不告魯以公怒怒宋絕宋使絕宋往來之遣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鄭莊公遣使以王命來

冬公會齊侯于防春秋之初齊謀伐宋也鄭一黨也故

北戎侵鄭言北戎以別戎之鄭

伯禦之鄭莊公自患戎師憂戎師曰彼徒徒步兵言

我車車車戰言懼其侵軼我也懼車戰難於進退

公子突曰鄭莊公使勇而無剛者勇則輕進無

而速去之無剛易退則可君爲三

覆以待之覆伏兵使鄭君爲伏兵三處戎輕而不整

言戎兵輕易而不整戎之性貪利貪而無親而不相親勝不相

讓言其輕而貪也惟貪利故敗不相救言其不整而

親附故遇敗不肯相讓而獨進無親惟不相

先者見獲必務進戎人之在前者見

有所獲必務先進

林注以為帥勇而無國者凌氏注以音甫

為帥一覆者今從書不告

隱經十年 汪克寬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申丘之會復

命討不庭 言鄭莊公以王命討宋之不王其日不庭

於王 不貪其土 不貪其土 土地之利 以勞王爵

爵卑故曰以勞 正之體也 行師之正有體有用

王爵 勞去聲 正之體也 不貪者正之體也

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三國不會伐宋蓋九年鄭以

侯故曰不 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邾 伐宋還入邾

邾 鄭猶駐兵于 宋人衛人入鄭 奇兵乘虛入鄭國

蔡人從之 從宋 伐戴 三國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

克之 三國之師在戴故鄭國 取三師焉 取宋衛蔡三

宋衛既入鄭 明言蔡人 而以伐戴召蔡人 召之

怒 蔡人怒宋衛不 故不和而敗 蔡不與宋衛和

月戊寅鄭伯入宋 報入 冬齊人鄭人入邾 文 討蓬

王命也 討邾拒違王 命不 會伐宋

經 十有一年 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鄭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

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

先期而會無若之也 地者史策所同

心昭如矣

陳而薄人乎 賀仲賦公毅皆以

為取戴譏鄭伯因 人之九非也宋衛

入鄭而蔡從之鄭 人之忿在三國而

不在戴故因其在 戴而伐取之左傳

曰鄭伯圍戴克之 取三師焉是也胡

氏謂鄭一舉而兼 四國亦非也

傳十年 楊慎自此至伐宋

老桃敗菅人邾人 防並鄭莊之計

凌稚隆暈於伐鄭 固請而行於伐宋

先期而會無若之 心昭如矣

唐荆川鄭莊得宋

二邑不請於王而

擅以歸魯安在其

以王命討不庭哉

而左氏猶以為正

何哉

經世鈔部防皆宋

邑魯與宋戰而鄭

入部防者分兵以

讓之也宋虞三國

之當合軍而不虞

鄭之攻部防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

薛侯曰我先封

周之十正也

不可以後之

周諺有之

寡人若朝于薛

不敢與諸任齒

君若辱貺寡人

則願以滕君為請

長滕侯

許也

經滕薛同為侯爵

故爭為長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

周前故曰我先封

薛侯曰我先封

薛庶姓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

曰君與滕君

辱在寡人

工則度之

主則擇之

異姓為後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度亦

傳者

附城

之

之

之

五專平木卷二

十

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不書薨。無臣子也。陳傅良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傳十一年。薛方山魯與滕薛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於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則謂朝天子時哉。五經類編異姓為後。專以盟時言。若會時。班次仍論國之大小。

公之旗。名。登。孤。者。率。先。鄭。兵。以。子。都。自。下。射。之。先。登。登。許。國。之。城。○登。音。示。孤。音。胡。上。城。故。子。都。得。自。顛。考。叔。隆。下。射。之。○射。音。石。顛。而。死。瑕。叔。盈。又。以。登。孤。登。而。周。麾。而。呼。偏。麾。登。孤。之。流。盈。鄭。大。夫。考。叔。既。顛。越。而。下。故。瑕。叔。盈。又。以。登。孤。登。又。去。呼。曰。君。登。矣。已。登。城。鄭。師。畢。登。旅。信。君。已。登。法。聲。故。師。盡。登。城。壬。午。遂。入。許。遂。因。之。而。許。莊。公。奔。衛。奔。不。書。逃。未。知。齊。侯。以。許。讓。公。既。入。許。以。其。地。讓。與。魯。公。曰。侯。君。謂。許。不。共。職。貢。○共。音。恭。故。從。君。討。之。言。從。齊。討。許。之。罪。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雖。君。有。命。雖。齊。有。以。許。弗。敢。與。聞。言。魯。不。敢。聞。此。命。乃。與。鄭。人。許。乃。以。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乃。使。許。

經世鈔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王元美許與鄭接。境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許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九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知也。晉大圭考叔以一言回莊公之心。固可嘉矣。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死。于都之射。能捨肉而不能捨車。能化。

大夫名。百里。都。奉。許。莊。公。之。弟。許。叔。以。居。許。東。偏。見。不。全。得。國。也。曰。天。禍。許。國。言。上。天。降。禍。於。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得。自。逞。其。志。而。降。之。罰。而。假。手。于。我。寡。人。言。鬼。神。借。手。于。寡。人。唯。是。一。二。父。兄。父。兄。同。姓。之。臣。不。能。共。億。億。安。之。○共。音。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其。敢。以。克。許。寡。人。有。弟。於。力。反。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自。為。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叶。比。之。而。使。餽。其。口。於。四。方。而。使。寄。食。於。四。方。之。國。其。况。能。久。有。許。乎。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吾。子。謂。百。里。其。以。撫。柔。此。民。也。順。此。許。東。偏。之。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我。將。使。鄭。大。夫。公。孫。若。寡。人。得。沒。于。地。得。葬。于。地。下。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其。以。

鋼口猶

寧寧
言何止
此言
許東

莊公而不能化子禮悔禍于許
都何其孝匱而類不以亂也
有所不能錫也
經世鈔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車故子都逐且怒之耶
孫鑣旗整孤倒句
孔尚典莊公於二日人爭車之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
穆文熙援旗而呼此謂先惠韓信令軍人拔趙幟揮漢幟以惑亂趙人之心竟以取勝即此意也

左傳言木卷一

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許公復

奉其社稷謂許莊公獲返國而奉其社稷之祭祀○復浮去又如字唯我鄭國之

有請謁焉言許公復國之後若我鄭國之有請謁於許焉如舊昏媾婦之父昏曰媾如舊昏媾之親

其能降以相從也降心以從鄭之請告無滋他族

爭此土也以與我鄭爭此許國之土地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若

族處此相偏害則我鄭國之子孫救覆亡之不暇○覆音福而况能禋祀許乎齊

以享謂之禋祀而况能禋祀許乎○禋音福寡人之使吾子處此言我

東偏之地許叔處許不唯許國之為社稷○為去聲亦聊以固

吾圉也圍邊陲也亦賴汝以固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偏乃使鄭大夫居曰凡而器用財賄言汝之器用財物貨賄無

寘於許無寘於許我死莊公死乃亟去之息去勿居許地○亟音棘

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公受封至莊公纔三世故曰新邑於鄭王室而既

卑矣周室而周之子孫鄭與周同姓日失其虐日失其次

夫許而許大岳之胤也堯時四岳之胤天而既厭

周德矣王室卑子孫失序則天棄周德可知○厭去聲吾其能與許爭乎我

而與許爭為雄長哉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鄭莊公得伐叛討禮言禮之用經國家經理其定社稷定

其社存亡繼絕之禮序民人教民長幼利後嗣者也為後嗣萬世無疆之利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許國家無刑服而舍之許服其罪而舍其國○舍

左傳言木卷一

十一

王荆石公以許與鄭蓋償前日部防之取
李笠翁觀莊公戒百里公孫獲二段用意婉轉周悉極其開闔變化自古奸人之詞往往如
陳眉公此云得沒於地後云我死皆自表無利許意
錢謙益林注斷無寧茲一句屬奉許叔非是無寧茲許公與無滋他族相對言寧如此弗如彼作開合讀義自明
評苑爾許國必能

左傳言木卷一

十一

降心以從今日之約也

王元美詳覽莊公之言不敢以許自為功似讓能其況能久有詐似反已況能禮祀詐似慮患吾能與許爭似憂道然其言曰不惟許之為亦聊以固吾圍則自為自利之心不覺自發露矣要之殘忍陰忘莊公本性不愛於段何愛於許同上鄭伯入國逐無君甚矣且設為奸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所謂刺

音捨度德而處之度許德之厚薄而量方而行之度鄭

強弱而行之相時而動時而動相去聲無累後人

我死而亟去之可謂知禮矣斷言鄭莊公如此

伯使卒出豸百人為卒豸音如行出犬雞十

五人為行二十五人以詛射頴考叔者鄭伯嫉射考叔者而不能

正其典刑故使卒及行間皆出豸犬君子謂鄭莊公

失政刑矣謂失政正道政以治民政者正也刑以正邪

刑者例也既無德政又無威刑又無威以用其刑

是以及邪臣下不懷德畏威邪而詛之邪不能治將

何益矣將何益於國錄王取鄆劉為邾之田于鄭桓周

人而復捫之手也

何名為有禮

按鄭本西都畿內

咸林地鄭桓公為

幽王司徒幽王之

亂桓公死其子武

公得號檜之地乃

徒其封在濼洧之

上施舊號于新邑

為新鄭

吳震友四岳乃一

人而總四岳諸侯

之事其德望重矣

姓氏不彰乃後世

相傳姜呂申許俱

四岳之後何耶世

人因堯遜位而岳

辭遂謂四岳許由

更謬矣

以言語致相違恨

王取鄭鄆劉為邾四邑之田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鄆鳥上為危上邾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蘇忿生周武王時司寇蘇公也蓋蘇公受此田以為

采邑蘇氏叛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

溫原絺勅之樊扶表隰邾上音習攢茅上才向音盟

音州陘音隤音懷凡十二邑皆君子是以知桓王之

失鄭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王以已所不能有之

知桓王失鄭恕而行之推已及人德之則也言恕者

則禮之經也言恕者禮已弗能有所有言十二邑非王而

以與人而與鄭人人之不至人謂不亦宜乎宜鄭之

乎周錄鄭自宥有違言息姬姓國蓋與鄭接侯伐鄭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與息戰于鄭之境蓋逆息師

兵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先舉鄭伯與戰于竟息師而戰竟音境

經世鈔鄭伯使卒
出殺使卒行誣之

而不施以法豈公也
於軍事倥偬中不

能實知何人抑子
都強而難制又或

愛倖之人耶
同上失政故授車

而有功之人而無罪
而爭失刑故射

周謙亭其端甚小
見不必大出師而

已大敗矣
王百穀息之不善

保國如此他日之
見滅不可知已繩

息媯者罪也
彭家屏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鄭息

大敗而還為鄭所

不度德鄭莊賢而

不徵辭言語相違而

犯五不韙是也五者不是息

其喪師也其取敗也

不亦宜乎宜其然也

宋不告命不使告

告則書承其

師出滅否謂師出善惡

亦如之政令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師敗亡

不量力息力弱而

不察有罪相惡

而以伐人

不亦宜乎宜其然也

宋不告命不使告

告則書承其

師出滅否謂師出善惡

亦如之政令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雖及滅國雖及滅

羽父請殺大子
以心極
性不
而誅
所也
禍也

其因
其下
其主
其文
其行
其也

以言交惡是息之

也息不自然而興

師伐鄭片言之遠

殘民以逞其悖動

甚矣不亡何待

大率總政者之

補注宋不告命故

不書也歸初之後

魯鄭同心仇宋求

宜不告魯鄭必以

告也傳不知經有

舉重不悉書之義

惟以史例推之故

不通

于勝不告克

乃得

羽父請殺桓公

欲以求大宰之

官○大音泰

公曰

為其少故也

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

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

壤

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

勝不告克

不書于策

羽父請殺桓公

欲以求大宰之

官○大音泰

公曰

為其少故也

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

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

壤

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

勝不告克

不書于策

羽父請殺桓公

欲以求大宰之

官○大音泰

公曰

為其少故也

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

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

壤

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

勝不告克

不書于策

羽父請殺桓公

欲以求大宰之

官○大音泰

公曰

為其少故也

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

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

壤

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

遂與尹氏歸

而禱於其主鍾巫

而立其主

十

十

五專平水卷二

十一

皆倣之

李並翁隱公之攝位以讓桓之心迹昭然更無可疑可恨者特去位不亟耳夫當授即授何云將授常帶即管何云將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太史公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所以招羽父之譏起桓公之疑而卒以喪其身也

按年已老則傳從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見曲禮七十曰老而傳疏彭家房將授將老二將字禍本隱末年頗難放下鍾伯敬羽父以求一大筆手弒一君而心所弒者二君也彭士望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々不絕輩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非畏其強必安其諂宜其及矣孔尚典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焉氏而但曰有死者必為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于其身也

皆倣之

李並翁隱公之攝位以讓桓之心迹昭然更無可疑可恨者特去位不亟耳夫當授即授何云將授常帶即管何云將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太史公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所以招羽父之譏起桓公之疑而卒以喪其身也

按年已老則傳從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見曲禮七十曰老而傳疏彭家房將授將老二將字禍本隱末年頗難放下鍾伯敬羽父以求一大筆手弒一君而心所弒者二君也彭士望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々不絕輩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非畏其強必安其諂宜其及矣孔尚典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焉氏而但曰有死者必為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于其身也

皆倣之

一月公祭鍾巫祭鍾巫之神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齊音齋館于寫

氏館舍也舍于魯大夫寫氏之家寫于委友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

而討寫氏以弒君之罪加討于寫氏有死

者復不能明正典刑但有死者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書葬我君隱公不成喪

也桓公弒隱篡立身葬曰有死者言害氏之家有二死於兵者故喪禮不成傳只三字而賊臣欺慢之心死然如画妙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皆倣之

之人以塞其耳穀梁子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穆文惠子臧盡致曹邑吳札弄室而耕乃免負芻請樊之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乃生宜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桓公一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凡有立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桓王九年 魯桓公十年 五年 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莊公三十三年 魯桓公十年 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

齊 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廔桓十八年齊殺廔鄭祭仲立子儀

宋 魯桓公二十年 魯桓公十四年 魯桓公九年 魯桓公二年 魯桓公九年 魯桓公二年

晉 魯桓公二年 魯桓公二年 魯桓公二年 魯桓公二年 魯桓公二年

曲沃武公謀桓三年 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

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曲沃 武公五年

衛 宣公八年 魯桓公十二年 宣公卒 惠公 朔立 桓十六年 惠公奔齊 公子黔牟立

蔡 桓侯四年 魯桓公十七年 桓侯卒 子哀侯獻舞立

曹 桓公四十六年 魯桓公十年 曹桓公卒 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 公元年

陳 桓公三十四年 魯桓公五年 陳桓公卒 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桓六年 蔡人殺陳佗 厲公躍立 桓

十二年 厲公卒 莊公林立

杞 武公詳見 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 公元年

莒 詳見隱 公元年

邾 儀父詳見 隱公元年

許 許叔詳見 隱公元年 魯桓公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 公元年

楚 武王三十年 魯桓公六年 伐隨 使隨請周尊楚號 周室不聽 還報楚 桓公八年 熊通怒 自立為楚 武

王與隨人盟而去 詳見莊公四年 傳註

秦 詳見隱 公元年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經 元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春秋自隱至文 六君 惟桓文書即位 亦惟

桓經元年 甚若水國史之法 直書其即位之月

紀大事也而桓公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三
篡弑之罪自不可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掩胡氏於隱之不書曰不與其為君
於桓之書曰著其罪是前後不一使
聖人之心益晦也書災
程頤桓公欲結鄭
好以自安故既與
許田又為盟也弑
君之人凡民罔不
怒而鄭與之盟以
定之其罪大矣
命是書首月而成
歲其有四時不具
者蓋闕文也
傳元年
傳說彙纂加壁假
許田孔穎達以為
祊薄於許蘇轍胡
不宜私易故託辭壁假以文其非禮之實也○為去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
自桓公八年鄭人請釋泰山之祀而祀
人請復祀周公
周公以泰山之祀易許田魯雖已入
祊而猶未肯易許田故鄭人復請祀周公
之別廟在許者以成易祊之約○復浮去卒易祊田
終成以許田易祊
之約○祊音崩
公許之
桓公許
鄭之請三月鄭伯以壁假
許田言若進壁以假
田非久易也
為周公祊故也
周公祊二事也
許為周公湯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經
結祊成也
文
成
○三年
○三

安國皆從之陳傅聲
良獨以為鄭伯自
文之辭於當時情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
事亦合故並存其祊故獨見祊釋經以見意
說
蘇轍許田所以易
祊也以為未足
而益之以璧耳
趙鵬飛鄭有宋兵
不得已而歸魯以
祊既得魯援則勢
不可以責償故以
璧假為名而實責
償祊也
陳傅良鄭伯拜盟
終越盟傳言拜既
拜辱拜嘉之類非
必君身親之杜注
非是案若鄭伯身
來與吾君接無不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
○秋大水
經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
○秋大水
經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公孫孔父嘉
華父督宋戴
之盟或親來或遣
目逆而送
目迎其來而
目送其去
曰美而豔
色美而治曰服虔云目者極視
○豔音艷睛不轉也

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今稱子者蓋為時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

書之理

經世鈔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為第一義慢藏誨盜治容誨淫聖人見之熟矣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尤者必有光氣動入美而豔三字遂為後世賦美人之偏

昭經二年

胡寧孔父悲其死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春秋之所賢也於仇牧亦云凌稚隆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或為聖人降

平也弑君之禍接迹天下蓋於是始

申納于大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

公怒督懼

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故先書弑其君

會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蔡侯鄭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公及戎

殺孔父而取其妻

遂弑殤公

而後動於惡

而後動於惡

為賂故

立

華氏也

十一戰

督為大宰

先宣言

曰司馬則然

召莊公于鄭

而立之

以親鄭

齊陳鄭皆有賂

故遂相宋公

鼎于宋

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

言華氏所以宋殤公立公四年十年十一戰

皆在民不堪命殤公爭戰之命孔父嘉為司

督為大宰大宰亦官各故因民之不堪命

先宣言於宋國曰司馬則然言殤公數

言其弑君之故故召莊公于鄭莊公即

立之以為君以親鄭親睦鄭國以

齊陳鄭皆有賂言會稷諸侯皆

言督所以相宋故遂相宋公相去聲

言受弑逆者之賂器而納于大

言督所以相宋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並見非禮也

言受弑逆者之臧哀伯諫魯大夫曰君人者

言督所以相宋故遂相宋公相去聲

言受弑逆者之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並見非禮也

言督所以相宋故遂相宋公相去聲

而稱之皆非也周制諸侯朝王帛以命數為節而滕以國小禮薄因自降以朝聖人從而書之觀于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別鄭伯男也而使承公使侯之貢懼不給也即此可以見稱子說朱晦翁蓋云然劉永之將書其取鼎也于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

所書日月前後而德非禮之甚也

臧哀伯諫魯大夫曰君人者

越音括括音

柄曰室曰柄

補注立華氏言立

杞侯來朝九月入謂為一人將昭德塞違將昭明善德以臨照百官以此

左闕一月而與兵照百官如日猶懼或失之猶恐或失其道故昭今德以示子

類蓋於書月見之孫故昭明美德以示其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以茅飾屋

李與翁觀前目逆著其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音活大羹不致

而送一事則督因儉也大羹肉汁不用五味調和采食不鑿黍稷之食為采不精鑿糲米

孔父之妻而及孔父而因孔父及殤吝食音嗣鑿音昭其儉也昭明其德之儉也衮冕黻

公也丘維屏陽容而隤作音昨者非昭其儉也昭明其德之儉也衮冕黻

圖之此大作用也殤公粹然聞此怒衣下曰裳幅若今行膝者衡紃紃紃維持其冠者

自難過機自難密非有積日遲久泄縵從下而上者縵音冠上覆者昭其度也凡此十二者

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弑殤公紃多敢反紃音宏紃音延昭其度也所以昭明其

皆一日事故春秋尊卑各有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籍玉也佩

書於戊申日下非制度也

其日而先後以書丙鞞布孔反擊厲游纓擊神帶亦大帶厲大帶之

補注立華氏言立以為卿杜氏謂未擊音盤游音留昭其數也凡此所以昭明其火龍黼

死賜族非也李笠翁宋殤亟戰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自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

在鄭所剪其所忘耳宋宣舍與夷立昭其文也凡此所以昭明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

二君之意何善也穆公穆又舍馮立昭其物也凡此所以昭明器錫鸞

賜能繼穆之志即以國與馮可也而昭其聲也凡此昭其明

亟尋師於鄭惟恐馮之尚存卒以此也凡此所以昭其夫德夫人君儉而有度儉而有尊

民不堪命而督遂乘氏之怨備是賦也德象天之明也夫德夫人君儉而有度儉而有尊

之賜蓋自取多矣則不為苦登降有數尊卑有隆殺之數文物以紀之

亂公成之也桓公紀載此德也聲明以發之德聲天明所以以臨照

三專平木卷三

三十八

宋督皆弑君之賊皆以惡濟惡也

陳大士是鼎也宋取之郟者也故書

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自天子宋

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後有王者

作與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

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

王百穀此與觀魚之諫章法畧相似

哀伯益得之家學為多

艾千子哀伯郟鼎之諫忠諫也君子

不謂之忠以所告者桓公其人耳

義士猶或非

百官以此德照百官於是乎戒懼然後百官有所戒謹恐懼而不

政易紀律而不敢變易國今滅德立違今桓公受賂滅其善德而

立違邪之臣華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而寘其所賂郟鼎以

明示百官以賄賂明百官象之上所好者下必甚焉

其又何誅焉言不可復國家之敗言國家所由官邪

也由百官之官之失德百官之所以失寵賂章也出

臣之受賄賂章章孰甚焉郟鼎在廟今桓公以郟章孰甚焉賂

明無所忌憚也章明孰武王克商舉周武王遷九鼎于維九鼎夏

三代相傳以為有國之寶故武王克商禹所鑄義士猶或非

遷九鼎于成周之維維邑焉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之義士伯夷之屬猶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按琫佩刀之上飾而况昭明受亂人其若之何其何以治國公不聽桓

謂之鞞刀鞞之飾謂之鞞刀鞞之飾周內史聞之周內史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美

日琫琫鞞同出品日琫琫鞞同出品君違君有違不忘諫之以德言其心

通用素君在馬膺謂以革為素條下其君其君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不敬行禮杞侯歸

垂如裙也張半菴儉而有度乃謀伐之謀伐杞以討蔡侯鄭伯會于鄧蔡

數句揔括上意百鄧二國始懼楚也二國近楚九月入杞魯入討不

如華督所為穆文熙宋華督弑敬也討來朝公及我盟于唐桓公及脩舊好也脩

殤公以郟鼎賂魯桓公會諸侯立督我之好公隱公和冬公至自唐見經告于廟也告于魯凡

以成宋亂不義甚矣故滅孫謂之滅公行凡公出行謂盟告于宗廟告于祖友行行役飲

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寘鼎廟中周舍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策勲焉勲

至告至手廟舍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策勲焉勲

而飲酒舍爵也舍音赦舊音捨

公魯公其謂之何
悖逆若此宜有彭
生之禍

紀有功者也
禮也

言數者皆出
特相會

特相會公與
國會也

增補合注此以上
皆言昭德以塞道
所以能化下滅德讓
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往來稱地
如會于唐至自唐是也

自參以上
錄初晉穆侯之夫人

讓事也
言會必有主二

以下所以不能化
下正與上文相反
沈雲將他日公子
牙慶父仲遂意如

則往稱會
成事也

成會
錄初晉穆侯之夫人

其弟以

謂百官象之者也
張半菴叙九鼎事
此點綴之法後世
之文家多祖此又
詳宣三年

命之曰仇
命次子名曰仇仇取戰于條

其弟以

命

宮祖謙斬關之盜
不可責其穿窬桓
公弑君篡國何有
於亂人之一身乎

千畝之戰生
弟文侯之弟桓叔也穆侯十年戰千畝

子服曰

異

詳宣三年

之曰成師
命次子名曰成師取戰于

子服曰

異

哉
言其怪
異非常

君之名子也
穆侯之名其二子

夫名以

禮

制義
以制其宜也

義以出禮
得其宜則禮敬生

禮

禮

宜其說之不納也
陳傅良諫之以德
傳言桓公繼故羽
父不討哀伯雖不
斥言意已獨至

以體政
政者正也禮者天下之

政以正民
率以正民

故

補注九月入祀討
不敬者魯人責其
玉帛之將不備而
為之辭傳固錄實
非所以釋經

是以政成而民聽
政成於上則民從於下

易則生亂

故

怨離之配耦
則名之曰仇
侯以怨仇之
意名太子

弟曰成師
以得衆之義

始兆亂矣
始兆亂矣

始兆亂矣

及逆晉國之亂
始兆於此矣
國而文侯之後將衰
晉而并歸於桓叔也

兄其晉乎
穆侯愛少子桓叔而命名

始兆亂矣

始兆亂矣

三十五年
晉始亂
是年晉文侯卒子昭侯

故封桓叔于

故封桓叔于

故封桓叔于

曲沃
師封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靖侯相叔

靖侯相叔

靖侯相叔

傳說彙纂及行必

傳說彙纂及行必

傳說彙纂及行必

傳說彙纂及行必

趙有例
蓋創室
曰或宗
之勤

告則史書其室不
告則不書杜注孔
疏甚明諸家紛
或以為遠或以為
久或以為危或以
為幸失之鑿矣

王百穀晉之亂始
兆封於曲沃非兆
於命咎也謂名以
定禍福是委卷之
言耳於上偃之論
畢萬亦云
孫執升穆侯溺愛
於桓叔師服特因
名以諷諫至於曲
沃之封正所謂假
虎以翼也師服其
先知者乎
經世鈔周宣王三

言得貴寵公
孫為傅相
師服曰
吾聞
國家之立也
家

之所立者
本大而末小
根本強大而枝葉
是以能固

以能制小
故天子建國
惟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
諸

侯立家
諸侯位卑故但可
卿置側室
卿位又卑只得

大夫有貳宗
大夫位又卑故以適子為小
士有隸子

弟
士又卑自以其
庶人工商
庶人為農者工執伎藝

各有分親
各有親疎以相分別
○分去
皆有等衰

事其上
民志素定故能盡
而下無覬覦
居下位者不

○覬音冀
今晉甸侯也
侯也
○甸音殿
而建國
而建國

叔於
本既弱矣
大都耦國是先
其能久乎
言不久必

也
惠之三十年
魯惠公之三十年
晉潘父弑昭侯
潘

而納桓叔
即曲沃伯
不克
不克納也是時桓叔欲入

敗還歸
晉人立孝侯
晉人共立昭侯之
惠之四十五

年
是為晉孝侯
曲沃莊伯伐翼
晉孝侯八年曲沃桓

為曲沃
弑孝侯
伐晉所都
翼人立其弟鄂侯
曲沃莊

侯晉人攻莊伯
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
鄂侯生

哀侯
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奔隨
其年秋
哀侯侵陘庭

之田
侵奪其田也
陘庭南鄙
曲沃伐翼
翼所都廢

曲沃伐翼蓋
開而導之也

王陽明左氏所載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贏齊地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

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故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惟十年有王傳以為義

或有王字者非○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蒲衛地書惟天子稱命此

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

公會齊侯于謹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不言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

傳三年○錄附春曲沃武公伐翼魯隱公七年晉哀侯

稱代立是為次于陘庭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韓萬

御戎韓萬莊伯弟梁弘為右為戎車逐翼侯于汾隰

夜獲之獲哀侯及欒共叔哀侯之臣會于贏公

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夏齊侯衛侯

晉命于蒲見經不盟也申約言以相命公會杞侯

于郕經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秋公子翬如齊逆

女卿為脩先君之好逆女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

故曰公子美之齊侯送姜氏親送非禮也禮公子

凡公女凡諸侯嫁于敵國嫁于敵國姊妹則上

送之

為是蓋齊魯左睦紀與脚皆畏齊故

會魯而求庇也高閱說得之

詩而駘
如舞二
駘亦稱
駘亦稱

隱桓間事言多典法如師服所謂天子建國數語猶得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織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經世鈔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湯睡菴師服之言至是果驗經世鈔此時尚欲為公逆也稱夫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注陳氏曰於此見傳追書之體桓經三年程頤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

宋督弑君亦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張洽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蓋齊侯之罪也齊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傳說彙纂左穀俱作祀公羊獨作紀程子以為祀稱侯皆為紀當以公羊為是蓋齊魯左睦紀與脚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高閱說得之

汪克寬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如未人至皆不書以合禮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悉志之以垂戒書法之變也

王季重一邑之因等此皆哀侯格之經世鈔按武公數宿際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為之覆匿也又按在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晉侯張半菴公之昏齊

卿送之則以上以禮於先君以加禮於先君之遺體公子公所自生

女則下卿送之降姊妹於大國嫁於大國雖公子雖非姊妹亦

上卿送之加禮於大國於天子上配至尊則諸卿皆行盡禮於天子

公不自送諸侯不自送如於小國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降於敵國

冬齊仲年來聘即經書弟年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

逐之逐芮出居于魏避母出奔于魏國

四年癸酉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郎遠地也夏天王

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夏天王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見經書時也得甲狩之時

父在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曰父在故名故經書伯糾之名以

秋秦師侵芮將卑師衆稱師敗焉為芮所敗小之也秦以芮小

冬王師秦師圍魏秦以芮伯居魏故圍魏執芮

伯以歸三年芮伯奔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為十年秦納芮傳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前年十二月也已丑此年正月也

陳侯鮑卒陳佗弒大子而自立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幼弱之辭也仍叔大雅之

葬陳桓公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

左傳平林卷之三

亦為自固其位計附見共叔彘叔成子也樂官權叔成師之傳共叔哀公光之傳程子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也

凌稚隆暈乃弒逆之賊也豈得以逆昏故遂以公子貴之蓋輩於是始為卿故稱公子耳李笠翁桓弒逆之人也中國既莫之討幸免於王法矣他日赦宥之義彭生之禍夫亦天道之應歟

左傳平林卷之三

同上公不出媒介而戎昏又以弑君之輩為逆齊女以自送于國也不正其始如此能保其也終之令乎

經世鈔插公不自送四字顯出齊侯非禮妙婚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

趙鵬飛昭九年樂既圍其後遂為田獵花園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傳說彙纂不書秋冬程子以為天王

陳人從王伐鄭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大

雋屬為災故書○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見經再赴也再

於是陳亂陳侯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國人分散釋陳所以故再赴再赴之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釋經書欲以襲之假朝禮將紀

人知之紀人知○錄王奪鄭伯政周桓王奪鄭莊公

鄭伯不朝鄭莊公王奪其政故不朝于周○秋王以諸侯伐鄭桓

史關文

傳四年

鄭伯禦之鄭不受伐王為中軍桓王自號公

林父將右軍號公林父為王卿士故蔡人衛人屬焉

屬右 周公黑肩將左軍黑肩周桓公陳人屬焉屬左

鄭子元請為左拒子元鄭公子請為左軍以當蔡

人衛人號公將右為右拒又為右軍以當陳人周公

曰陳亂陳軍民莫有鬪心莫有戰若先犯之先

必奔陳必王卒顧之顧見陳奔必亂必驚蔡

衛不枝蔡衛不固將先奔固將先王既既敗而萃於

王卒聚攻可以集事可以成勝從之鄭莊從曼伯為

右拒曼伯檀伯也祭仲足為左拒即祭仲也原繁高

之經者

是左拒

先叙區畫忽入議
論簡捷圖便
附見伯糾是父前
子各之禮注未是
陳傳良執芮伯王
執諸侯不書因見
秦自穆公以前經
皆不書今案秦自
穆公以前告命不
通於魯
經五年
按甲戌己丑去冬
今春兩日陳亂故
再告其辭一曰正

左傳卷三

月甲戌一日正月

已丑故直書其誤

是乃慎疑審事也

趙匡甲戌下當記

陳佗作亂之事全

簡脫之耳

汪克寬詩雲漢序

云仍叔美宣王則

仍叔世大夫可知

又曰公穀皆云父

老子代從政程子

則云父受命而使

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二大夫以中軍奉鄭

陣同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五

承彌縫以伍承偏之際而彌縫其

命二拒鄭人命其

曰旂動而鼓旂音槍

蔡衛陳皆奔

王卒大敗王之三

祝聃射王中肩鄭大夫射桓王

公曰鄭莊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

况敢陵天桓王乎

且問左右問左右安否此皆

秋大雩經

書不時也十二公傳惟此

仍叔之子書弱

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

冬淳子公如曹

過則書節則書以譏慢也

度其國危自度其國

遂不復因出朝曹遂

不復歸其國

度其國危有危難不

于此句繪全在

問左右

龍星名

也僖十四年亦同

程頤蝻蝗也既早

又蝗饑不待書也

朱熹蝗屬長而青

長角長股一生九

十九子

傳五年

王荆石登有正當

禍亂之時而暇使

人再赴之理即令

再赴孔子何以不

據實而書蓋或上

下其文有闕耳而

或者遂謂陳佗殺

其君之子免八字

則又失之鑿

啖助公穀皆云甲

戌之日出而凶已

丑之日死而得按

國君雖狂而去亦

能自安也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有危難不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有危難不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有危難不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有危難不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有危難不

遂不復

不復

歸其國

度其國危

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自乎

按注不曰桓公弟他見非母弟也

經世鈔鄭朝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宜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

同上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元美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故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符堅之伐晉亦然

按佩觿集云古無

陳字陳即陣字也以陣代陳自晉王義之小學章始字典云史記作陣非自義之始

五經類編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尤大者則有二十五乘之偏

按凡傳中偏法三出今年及成十二年成七年也

按周禮春官司常云通帛為旒注無他物之飾也凡物色純者謂之通

經世鈔陸元朗曰檐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州公也寔植夏四月公會紀

侯于成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秋八月壬午大閱書大閱之始蔡人殺陳

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冬紀侯來朝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九月丁卯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州公自曹來朝傳承上文故不再言書曰寔來言

則來行朝禮言朝則不復其國故變文而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遂留魯不復歸其國也

錄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姬姓國使薳章求成焉楚友使其大夫薳章

先求成於隨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楚軍於瑕以待隨之報隨人使

少師董成少師隨侯之有寵大夫使少師正二國之成也少師照及下同後敘此關伯

比言於楚子關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比音被下同曰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言我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侯也漢東居漢水之東我則使然我則失策

而使然我張吾三軍我且張大吾三軍之衆而被吾甲兵

堅甲利兵以武臨之以威武而臨漢東之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故難間也故難離間其心此楚之失策間去聲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為大隨張隨若自隨張張大必棄

小國必棄絕小國而小國離隨勢自孤則楚之利也

隨勢孤而無援少師侈隨少師之心素自侈大請羸師以張之

此楚國之利也少師侈請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以張大熊率且比曰楚

少師之心使忽楚音累下同何益必能諫其君關伯比

夫音狙李梁在李梁隨之賢臣何益必能諫其君關伯比

曰解且比以為後圖以為後舉之圖言今雖未行吾計後舉必墮吾計中少師

之意以為後圖以為後舉之圖言今雖未行吾計後舉必墮吾計中少師

少師必心得其君其計必用

礎敵 郭扶九天子親征 鄭而以三弱國從 三國又不能無畏 齊比鄭之心故不 躬擐甲胄而以微 者行安得無敗 補注王亦能軍傳 見周衰天子自將 以征諸侯 穆文熙鄭伯禦空 至于射中其肩猶 曰君子不欲多上 入且勞王問其左 右何其驕慢無君 若此乎此時雖謂 之無周可矣 艾千子鄭伯之勞 王與問左右所謂 及人而復詢以忠

得其君 言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得君之深若其 言不行則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所以後舉 必墮吾 王毀軍而納少師 楚子從伯此之計毀其軍 師董成故藏楚 少師歸 董成而歸隨 請追楚師 少師 精兵以示羸弱 故請追而擊之 隨侯將許之 將信少師之 言追擊楚師 季梁止 之 季梁果諫 曰天方授楚 楚自若教蚡冒以來方 強盛故曰天方授之也 楚 之羸 示弱 其誘我也 蓋欲誘我以 君何急焉 何必 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 小國之能 敵大國也 小道 有大 大國無道 所謂道 道字之義 忠於民而信於神 也 盡心為民為忠 誠實事神為信 此所謂有道而後可敵大國也 上思利民忠也 傳 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 曰祝史正辭信也 其祝 忠之屬也 此即上思利民之忠 祝史正辭信也 傳 隨侯答 吾牲牲肥腓 牲牛羊豕也 牲純色完全 腓 亦肥也 音全 音突 案 盛豐備 黍稷曰稌 在器曰盛 豐厚備 何則不信 言牲 盛何者不 對曰 季梁 夫民 民生天 神之主也 言鬼神 信於事神 對曰 答 是以聖王 是以古聖王 先成民 先養人 人為行故民 是以聖王 之治天下 神之主也 言鬼神 成而後致力於神 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 奉牛羊豕 於事鬼神 故奉牲以告 之牲以告 神 曰博碩肥腓 其牲廣 謂民力之普存也 謂緣民力 存故其牲博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謂其民之牲畜 碩大蕃多滋長

手無也奸人多僞 禮如此 朱申莊公以不朝 見討不知服罪請 命而敢抗王師至 于射王中肩其無 若道甚不臣矣 杜注乃謂鄭志在 苟免王討之非也 母乃未之思歎 補注仍叔之子來 聘在夏釋在秋伐 鄭後者由下重言 秋錯誤也杜氏因 謂久留在魯過矣 孔氏疑將伐鄭而 遣告魯事或有之 王陽明三代正朔

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 此即祝史 正辭之信 祝大祝史大史皆主祭 今民餒而君逞欲 欲是無上思利民之忠 祝史矯舉以祭 祝史詐稱功 是無祝史 臣不知其可也 隨國無道如此臣未 正辭之信 臣不知其可也 知其可以敵楚也 公曰 隨侯答 吾牲牲肥腓 亦肥也 音全 音突 案 盛豐備 黍稷曰稌 在器曰盛 豐厚備 何則不信 言牲 盛何者不 對曰 季梁 夫民 民生天 神之主也 言鬼神 信於事神 對曰 答 是以聖王 是以古聖王 先成民 先養人 人為行故民 是以聖王 之治天下 神之主也 言鬼神 成而後致力於神 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 奉牛羊豕 於事鬼神 故奉牲以告 之牲以告 神 曰博碩肥腓 其牲廣 謂民力之普存也 謂緣民力 存故其牲博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謂其民之牲畜 碩大蕃多滋長

秉謂
香味
肅烈

九旗
高祖
九姓
九姓

不同故二以節氣
為限

禮月令仲夏之月
命有司為民祈祀

山川百源大雲帝
用盛樂注云雲吁

嗟求雨之祭也雲
帝為壇於南郊之

旁雲五方上帝配
以先帝自鞞鞞至

祝致皆作曰盛樂
他雲用歌舞而已

正雲在四月為五
月不雨修雲故記

之於五月也
補注遂不復張氏

曰州公與祭公同
饗此即無

州必畿內之地河
內州縣是也今案

州公既如曹先使

音嘽 ○畜謂其不疾癘蠱也

力果反 謂其備脂咸有也

又音羅 謂其備脂咸有也

告 又奉粢盛 曰絜粢豐盛

年穀豐 謂其政不奪農時

登也 謂其政不奪農時

也言有嘉善敬謹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之德以將其美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有嘉善 而無違心也

之德以將其美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無讒慝也 此言上下皆無讒諛

故務其三時 此以下言先成民之事務春

脩其五教 婦朋友五者之教

親其九族 親其父黨

而鬼神之主 今隨國之民各

君姑脩政 君且內脩政事

而親兄弟之國 而親兄弟之國

楚不敢伐 楚亦退師不敢

紀來諮謀齊難也 紀魯之親

北戎伐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謂其民之畜不疾癘蠱也

謂其民之畜兼備

謂其三時不

而民和年豐也

嘉粟旨酒

所謂馨香

而無違心也

故務其三時

親其九族

而鬼神之主

君姑脩政

而親兄弟之國

楚不敢伐

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昔魯故書明年但
書寔來以此
桓經六年
增補合注不言州
公省文也言州公
之如曹其實來魯
也
同上周制大司馬
仲冬教衆庶脩戰
法名曰大閱書八
月不時也
邵寬凡王所建皆
曰大大廟大學之
類是也凡王所舉
皆曰大大蒐大閱
之類是也曹謂魯
可行之乎書責之
也
俞基左氏曰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

伯叔兄弟姊妹子孫女子
之黨內外有服無服之九族
之事禋祭敬也以致
其絮敬祭祀於神也
忠於民而得民和以信
於神而神降之福也
克祭則受
福是也
今民各有心
有異心而不和
而鬼神之主
鬼神無主也
君雖獨豐
於事神
其何福之有
其何降
君姑脩政
君且內脩政事
而親兄弟之國
而親兄弟之國
隨侯懼
而脩政
隨侯聞季梁之言
楚不敢伐
楚亦退師不敢
伐隨為八年楚
紀來諮謀齊難也
紀魯之親
北戎伐齊
類雜處於中國者
齊

殺他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他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為淫穀梁以為獵皆臆說也李堂翁淳于公以曹弱小不足堪羈旅故復來魯而遂留不去此與劉禪之不思蜀土者同傳六年

陳傅良楚事始見于傳至莊十年敗蔡始見於經蓋自楚熊達以上皆魯不書

孫鑣少師應是官名竟不知何姓名張半菴伯比全以

侯使乞師于鄭齊使人乞師求救于鄭莊公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我師鄭忽大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大良少良

諸侯之大夫成齊諸侯以我難故遣大夫助齊成守使魯為其班時魯大夫亦成

饋之饋之後鄭鄭伯爵故鄭忽鄭忽以其有功也鄭忽以其有功也

怒魯驕功故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公之未昏於齊也魯桓公三年娶齊女文姜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蓋文姜未嫁魯之前齊僖公先欲以嫁鄭忽○妻去聲下同

太子忽辭齊人問其故人問鄭忽太子曰人各有耦言人各有配耦齊

張與贏二字摩畫楚策之得失

鄒訃士伯比揣少師若符契

彭士望以張之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離之秦張而離之因利乘便各用所長

經世鈔何益賢人足重如此

劉知幾左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互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

經世鈔得其君奸人可畏更如此

呂大圭伯此一毀軍而納少師譬猶

大齊大非吾耦也言鄭小國非齊大國之耦詩云與大雅文自求多福言求福由已在我而已在我反求大國何為何為

倚大國君子曰善自為謀言鄭忽善獨潔其身謀不及國也及其敗戎師也及今年忽救齊齊侯又請妻之齊又欲以他女妻鄭太子

固辭辭昏人問其故人又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言往時未吾猶不敢娶齊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言往時未而受室以歸妻曰室是受是以師昏是以師昏

鄭伯之命秋大閱簡車馬也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

禮記注疏

置毫末之毒于其心而使隨之君臣自勝自負自予自奪如輪如車不得少息而吾拱手以制其弊焉雖事往迹湮而讀者猶不知其端倪也

同生見經以天子生之禮舉之魯十二公唯子同生是適夫人之長子故備用天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豕豕也以禮接夫人重

上士負之禮世子生三日上士負之射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與文姜及同宗之婦命之名

也禮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公問名

於申繻公以命名之義問於魯對曰申繻申繻名有五

子有信以名生有義以德命有象以類命有假取於物有類取於物

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故曰以名生

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故曰以德命

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尼丘而字仲尼故曰以類命取於物為假

若伯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周生因名曰鯉故曰取於物

一之號不以山川不以本國山川不以隱疾不以隱痛疾

不以畜牲不以六畜犧牲之不以器幣不以祭器

周人以諱事神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敢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于國曰舍故而諱新

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名生曰終將諱之名終曰諱

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此故以國則廢名易則廢

周禮也般以前未有諱法故以國則廢名易則廢

不以官則廢職以官為名則因諱名而廢其職以山川則廢主國

山川今以山川為名當以畜牲則廢祀以畜牲為名

改其山川之名是廢主以器幣則廢禮

名羊廢羊是廢宗以器幣為名則不

祀大牢少年之禮敢用此器幣是廢

已專平木長三

三專平木長三

三專平木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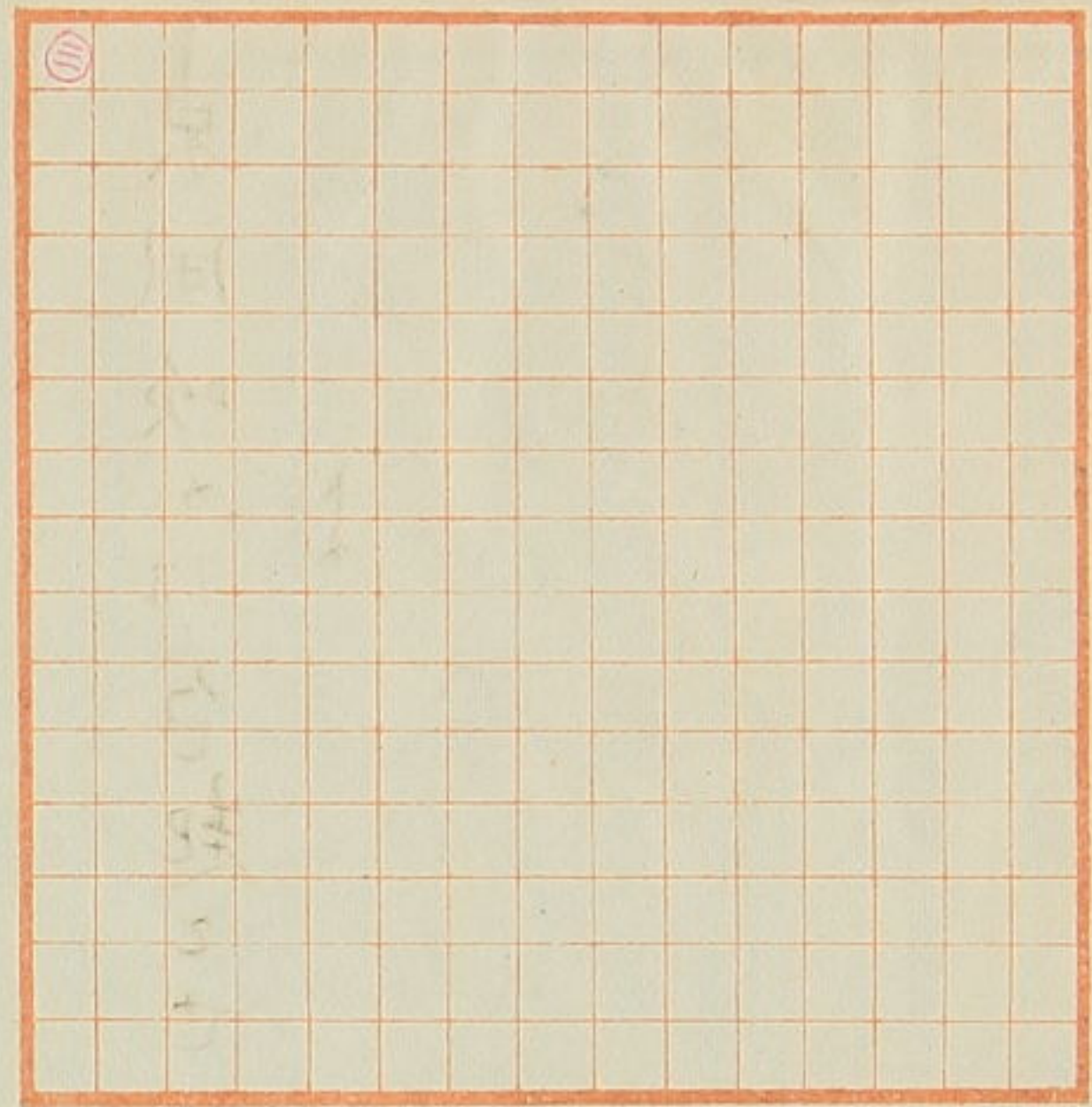
若定公

富指

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民神之主也一語先開其端隨侯只要說神季梁只要說民王荆石奉牲奉盛奉酒禮三段並祝史正辭之信前所謂思於民而信於神蓋如此經世鈔嘉栗肯酒嘉美也栗嚴也味美而嚴酒之肯者訓栗為敬謹非小學紺珠九族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三專平木長三

5年3月



蓋是齊也無王

沈雲將隨有季梁而楚遂寢兵賢者能為國干城如此

楊慎北戎伐齊乞師於鄭求戎於諸侯則戎患猖獗甚矣向非桓公之伯

晉以僖侯廢司徒晉僖侯名司徒故宋以廢司徒改為中軍

空武公名司空廢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放

是以大物不可以此所謂以山川則廢主

公曰是其生也言此幣皆不可以命名

命之曰同蓋用取於物言與我同類蓋子同生與桓公同日

冬紀侯來朝經請王命以求成于齊紀侯不

公告不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燕齊其皆為戎乎

王陽明亦繩之約

悉由前定故忽之

再辭亦天也非果

卓有定見而然

按鄭忽之怒在今

年郎之戰在十年

挿入故有郎之師

五字以示鄭忽之怒

深在今年又公之未

昏數句述前年事以

示鄭忽再失齊昏

百大圭人皆然

鄭忽之辭齊女不能

依大國以自固殆非

也若忽不辭而娶文

姜則彭生之禍移于

鄭矣石星忽

而辭齊昏可謂有超

人之見及其為君則

遂于祭仲弑于高渠

彌又何庸劣如此乎

始終若二人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吾惜之經世鈔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眾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按莊二十四年杜注曰宗婦同姓大夫婦周礼天官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孫應鑿命名旨趣具見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蓋諱名之禮自周人始按禮內則云不以隱疾鄭玄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附見名字屬上句為是另讀則據孔疏也鍾伯敬莊公名同而孔子作春秋不為之諱蓋聖人諱固不為此齷齪苛礼如後世諸臣之所以尊君也卓爾康杜謂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錄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子之子。已之同祭祀。組豆。玉帛之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晉僖侯名司徒。故宋以

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

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

命。是以大物不可以。公曰是其生也。言此

也。與吾同物。言與我同類。蓋子

父為類。冬紀侯來朝。文請王命以求成于齊。紀微

之義。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公告不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陳眉公與前盜盛豐備相應。沈雲將隨有季梁而楚遂獲兵賢者能為國干城如此。楊慎北戎伐齊乞師於鄭求戎於諸侯則戎患猖獗甚矣。向非桓公之伯

燕齊其皆為戎乎

王陽明亦繩之約

悉由前定故忽之

再辭亦天也非果

卓有定見而然

按鄭忽之怒在今

年即之戰在十年

挿入故有即之師

五字以示鄭忽之怒深在今年又公之未昏數句述前年事以示鄭忽再失齊昏

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若忽不辭而娶文姜則彭生之禍移于鄭矣

兩辭齊昏可謂有超人之見及其為君則遂于祭仲弑于高渠彌又何庸劣如此乎始終若二人焉

吾惜之經世鈔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眾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按莊二十四年

杜注曰宗婦同姓大夫婦周礼天官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孫應鑿命名皆趣具見亦以見

古人重諱之原蓋諱名之禮自周人始按禮內則云不以隱疾鄭玄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附見名字屬上句為是另讀則據孔疏也鍾伯敬莊公名同而孔子作春秋不為之諱蓋聖人諱

固不為此齷齪苛礼如後世諸臣之所以尊君也卓爾康杜謂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

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歸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晉僖侯名司徒故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命是以大物不可以公曰是其生也言此也與吾同物言與我同類蓋子父為類冬紀侯來朝文請王命以求成于齊紀微之義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公告不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子之 已之 同祭 祀俎 豆

子之子。已之同祭。祀俎豆。

族左傳杜氏注與玉帛之禮。

晉以僖侯廢司徒。

廢司徒改爲

孔鄭不同。

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

先君獻武廢

按杜注外親之異。

也魯獻公名具。

武公名敖更以其

是以士

姓者八族并己之。

命是以國家大物。

如官職山川。

公曰是其

同族以爲九族坊。

也與吾同物。

言與我同類蓋子

命之曰同

本或并作非以字。

父爲類。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

似訛。

之義。

能自通於天子。

欲因公

按豐豐備豐盛之。

公告不能。

公無寧

故告

陳眉公與前案盛。

楊慎北戎伐齊。

師於鄭求戎於諸

侯則戎患猖獗甚

豐備相應。

而楚遂寢兵賢者

龍爲國干城如此

矣向非桓公之伯

沈雲將隨有季梁。

燕齊其皆爲戎乎。

王陽明亦繩之約

悉由前定故忽之

而楚遂寢兵賢者

再辭亦天也非果

卓有定見而然

按鄭忽之怒在今

龍爲國干城如此

年郎之戰在十年

挿入故有郎之師

五宗以示鄭忽之

矣向非桓公之伯

鄭忽之辭齊女不

能依大國以自固

殆非也若忽不辭

而楚遂寢兵賢者

吾惜之。

經世鈔勞民出師

而已以成昏民必

杜注曰宗婦同姓

大夫婦周礼天官

世婦掌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

古人重諱之原蓋

諱名之禮自周人

始。

按禮內則云不以

附見名字屬上句

爲是另讀則據孔

疏也。

鍾伯敬莊公名同

固不爲此齷齪苛

礼如後世諸臣之

所以尊君也。

卓爾康杜謂公無

使主紀婚矣何言

不能自通也當

辭齊欲滅紀魯與

齊好不敢顯言爲

